左傳快讀

卷柒

成公 上

曲江書屋新訂批註左傳快讀卷九

同學諸子參閱

晉杜預元凱先生原註
唐陸元朗德明先生音義
宋林堯叟唐翁
宋朱申周翰兩先生參註
馮李驊天閑
本朝陸浩大瀛兩先生批評

善化李紹崧駿岳選訂

男 履道 謙道 泰道 豫道 晉道 頤道 恆道 萃道 校字

成公上

公名黑肱宣公子母穆姜在位十八年諡法安民立政曰成　自元年起至十二年止

定王十七年 元年 鄭襄公十五年 晉景公十年 衛穆公十年 蔡景公二年 曹宣公五年 齊頃公九年 宋文公二十一年 杞桓公四十七年 陳成公九年 秦桓公十五年 楚共王元年

新築衛地今直隸大名府魏縣南二十里有新築城

定王十八年

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

衛穆公卒于喊立是爲定公

衛侯使孫良夫石稷甯相如聘于齊齊伐曹還而相遇於衛地

良夫孫林父之父石稷世孫寧相甯俞子也○碏昔鶴

與齊師遇石子欲還孫子曰不可以師伐

孫林父言不可還師

此亦敘議各自成文與豳篇同孫林父前言將謂君何猶知有君也故夫子亦卽以君之所論其名器假人之失首尾相應蓋事載而文

未至齊境故言將侵齊

自聯矣國家從之亦與
前國卿三句應而用筆
自有賓主輕重之别

左翼云此與前圖龍俱
爲戰毫張本後文以救
魯衛蓋指此也唯器與
名不可以假人一部春
秋大義所爭只此一句
人君知此則不至于下
替人臣知此則不至于
上凌矣金寧世謂溫公
以分晉首通鑑爲此良
然

及遇齊師反歸　將何以答君命　若既知不能與齊敵

入遇其師而還。將謂君何。若知不能則如

不知潛師不出可也　嫐文失新石稷

無出。今既遇矣。不如戰也。夏有石成子曰。

衛師既已敗矣　[illegible]不少待敗至而尚欲與齊戰　吾恐衛兵盡爲齊所殺　言徒知進敵而寡謀必致軍兵喪失

師敗矣。子不少須。衆懼盡。子喪去声師徒。何

何以復衛君之命　[illegible]子與甯相向禽皆不對　又言良夫乃衛國之正卿　隕見禽獲也見禽獲則爲衛國之辱

以復命。皆不對。又曰。子國卿也。隕于敏反子。辱

使良夫自以其衆退　我止于此以禦齊師　新築人救孫桓子故軍中望見告于桓子

矣。子以衆退。我此乃止。且告車來甚衆。齊

鞫居 鞫居衛地後漢志封邱有鞫居亭卽古鞫居也

點淸上事領起下文以結筆爲提筆又一起法據此句則仲叔于奚上文未曾明敘目告東來甚眾爺只作虛寫之筆西于下截點出也須知

曲縣 周禮春官小胥正樂縣之位王宮縣諸侯軒縣注樂縣鐘磬之屬縣於筍虡者宮縣四面軒縣三面四面象宮室四面有牆故謂之宮縣三面去其一面闕南方其形曲故軒

齊師知衛救至乃不敢追 次止宿也遂止宿于衛之鞫居地 于奚守新築大夫也

師乃止。次于鞫居六反居。新築人仲叔于奚救

子卽孫良父也 免爲齊兵所獲 既卒事也 以邑賞于奚因其救桓子有功也 于宰不受

孫桓子。桓子是以免。既。衛人賞之以邑辭

曲縣軒縣也縣鐘磬者也繁纓馬飾此皆諸侯之制于奚請之以朝于君 衛人從于奚請 時孔子未生故云聞也

請曲縣。音玄繁音盤纓以朝。許之。仲尼聞之曰

言此曲縣繁纓可惜 不若增其邑以賞之 唯此車服之器與爵號之名 假借也言不可以借人也

惜也。不如多與之邑。唯器與名。不可以假

車器與名乃人君之所司主也 名位不愆爲民所信 動不失信然後車服可保 車服所以別尊卑故

人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

鄭又謂之曲縣○虡背工鐘磬之柎以猛獸爲飾也

詳文意不但夏有下有闕文卽我此乃止乃止二字與下齊師乃止對我此下亦有闕文且告車來甚衆句係在齊一邊講故下接曰齊師乃止是此句上亦有闕文也

禮藏于其中焉 尊卑有禮各得其宜而義行焉 義者利之和也故利生于義 利澤之行所以成就下民 此亦指國政之

藏禮。禮以行義。義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節目也若以器名與人假借於人國政也大節也。若以假人。與人政也。政亡則國家若既失政則其國家從而滅亡從之。弗可止也已。無復止也已

三年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魯乞師於晉而不以與謀之例者從盟主之令上行於下非匹敵和成之類例在宣七年曹大夫常不書而書公子首者首命於國備於如其驕反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去逆反克衛

成公上

三

【鞌】按志云鞌卽古之歷下則穀梁去國五百里之說非歷下今歷城縣屬山東濟南府

【袁婁】張氏洽曰臨淄縣西有袁婁或曰在臨川境

此篇在予之石節截上半以救魯衛而戰下半以聽魯衛而盟皆以晉爲主而上半處處寫齊

禮成爲卿故也○鞌齊地去齊五百里書魯四卿皆各自爲帥也自文之季年而無使介至是而無將佐魯三家之勢成矣

孫良夫曹公子首（公穀作手）及齊侯戰于鞌

晉安

齊師敗績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于袁婁

戰敗而還　不入衞國　求救于晉

孫桓子還於新築不入遂如晉乞師臧宣叔亦如晉乞師皆主郤獻子晉侯許之七

魯亦使大夫求救于晉

每乘七十五人共五萬二千五百人

君意氣之不弱下半句
句寫齊臣詞氣之不撓
讀之使人神往覺死灰
中有生氣此全篇一綫
之妙也

上半寫齊君意氣不弱
而前有高固後有丑父
則致夾鄭齊臣下半寫
齊臣詞氣不撓而前曰
齊侯使後曰齊疾我則
仍歸重齊君繼以頃公
敵郤克而郤克終不得
敵頃公也已

上截又分五節首節
請八百乘至晉以分謗
寫晉師之和爲戰勝張
本次節齊侯請戰至賈
余勇敘齊師之強爲戰

百乘。去声下同郤子曰。此城濮之賦也。賦兵也僖公二十八年晉帥七百乘與楚戰于城濮有先君先君文公之明與先大夫之肅。先大夫謂趙衰狐犯先軫欒枝也故捷。克於先大夫無能郤克言今我於先大夫尚不足爲之役使○左翼云上面君大夫平稱此祇自謙耳不及若得體爲役。請八百乘。許之。晉侯許與之七百乘郤克將去声下同中軍。士燮范文子代荀庚也音雪將上軍。欒書將下軍。代趙朔也韓厥爲司馬。以救魯衛。臧宣叔逆晉師。臧宣叔乞師先歸故往逆晉師且道陶去声之。且爲晉師向道季文子帥左翼云詳寫魯師而不及衛師者以衛師

敗惋惜此皆未戰前事三節師陳于莘至三周華不注止寫晉勝事四節韓厥中御至自徐關入寫齊敗事末節見保者至石窌帶寫齊侯敗後事一邊收一邊起接逈作轉棙章法奇絶人也

靡笄 史記晉平公元年伐齊戰于靡下靡當作歷志曰歷山即左傳所謂靡笄之山也今名千佛山在山東濟南府南十里

師原在新築也及衛地而桓子一軍已在此爲神針暗渡法會之。及衛地。韓獻子韓獻子即韓厥將以軍法斬人也將斬人。郤獻子馳郤克驅馳將往救之將救之。至則既斬之矣。郤子使郤克使韓厥速以徇于軍速以徇。以俊反告其僕曰。吾以分謗也。不欲使韓厥獨受殺人之謗也師從齊師于莘。莘齊地齊師在衛晉師至始歸故晉師從之也六月壬申。師至于靡笄靡笄山名靡如字又音縻笄音雞之下。言汝興晉君之兵辱臨我齊國齊侯使請戰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齊國有不厚頹儆之兵詰朝詰朝平旦也明日平

起手兩賓一主便將通篇線索領清此提筆之妙○愚按獻子口中爲魯衛起見見他師出有名而不知皆主郤獻子作者先將他一笑之恨點得明明實寬遂令齊幾勝而獲敗晉幾敗而倖勝皆由主將有怒髮衝冠之狀也

且請相見以決戰也請見。音現對曰。晉人答云晉與魯衛兄弟也。言三國皆姬姓故云兄弟之國也來告曰。魯衛來告我晉國云大國朝夕釋憾胡暗反大國謂齊敝邑魯衛晉齊旦夕來伐魯衛以釋[illegible]憾於敝邑之地。寡君不忍。我晉君不忍魯衛受伐之慘使羣臣請於大國。故使我羣臣帥[illegible]魯衛請命於齊國無令力呈反輿師淹於君地。輿衆也無令晉之衆兵久留于齊之土地能今我晉羣臣但能進而請不能退兵而歸進不能退。君無所辱命。何勞齊君之請戰也齊侯曰。又答晉人大夫之許。言晉大夫許戰寡人之願也。同我之所願欲也若其不許。君晉大夫不許戰亦將見也。我亦將自來敵戰也齊高固高固入晉兵而致戰

師陳于鞌將齊侯郤克兩邊御右一總對提下先詳郤克一邊晉主也次詳齊侯一邊卽從上敗績中插出另寫妙于寫郤克段倒抽齊侯一筆便令驂絓于木卽伏于不介而馳內兩番分敘自然聯絡為一矣

薛友一曰敗軍之談往往如此故行軍者觀其

入晉師。桀石以投人。桀擔也言擔石以擲晉人禽之。而乘既獲晉人乃舍己車而乘所獲者之車如字其車。將音繫乃以桑樹繫車而走桑本焉。以徇齊壘。走而徇于齊營內以示與徇行者也曰欲勇者。言用勇之後尚有餘勇將賣與人所以鼓士氣且明晉師易與也其輕敵如此安得不敗賈音古余餘勇。

癸酉師陳音陣于鞌。晉兵列陣于齊之鞌地邴音丙夏御齊侯。逢丑父為右。晉解音蟹張御郤克。鄭丘緩為右。齊侯曰。姑且也翦盡也齊頃公言我且盡滅此輩而後早食亦輕敵之甚也余姑翦滅此。而後朝食。不介馬而馳之。介甲也馬不待甲而馳以攻伐晉兵

言而知其勝負不必其對壘也

張侯曰緩曰以下皆以議論代敘事法兩始合一忍之識之勉之五病字皆本節中自為片段處

左翼兩人皆提始合可見此番議論皆大戰良久轉敗為勝事而郤克之傷於矢或在始合或不在始合皆未可定也

左翼郤克傷矢緊跟齊侯不介馬而馳來寫得齊侯英勇可畏齊師敗績緊跟晉師馬逸不能

郤克傷於矢。（郤克將中軍為齊所射）流血及屨。（血流至足）未絕鼓音。（中軍將當自執旗鼓故雖傷而猶擊鼓不息）曰。余病（克言痛甚不能支持）矣。（欲退師也）張侯曰。（張侯郤解張）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言初合戰時我為矢所中貫手及肘）余折（我折其矢而御戎車）以御。左輪朱殷。（朱血色[illegible]久則殷殷黑色也言中矢血多汙車輪）豈敢言病。（傷重猶且御車而不敢息）吾子忍之。（令郤克當忍痛以擊鼓也）緩（鄭邱緩）曰。自始合。苟有險。（如或有險而地不平）余必下推車。（當即下以防車敗也）子豈識之。（言郤克不知我推車）然子病矣。（所以不知我推車實痛昏之極也）張侯曰。師之耳目。（大凡兵師耳之所聽目之所視）在吾旗鼓。（耳聽中軍之鼓目視中軍之旗以為進退之節）進

止來寫得晉師忍耐有力忽勝忽敗倏忽轉機兵凶戰危聖人所以臨事而懼師之耳目數語晉之轉敗爲勝全在於此亦千古三軍司命所宜留心也○愚謂不特三軍司命所宜留心即學者讀書有年爭名獵譽勿以孫山落暮便自廢荒欲知窮且益堅祖鞭猛着未嘗不出人頭地也推郤克之所以轉敗爲勝以爲學者留心榜樣誰曰不然

華不注山名言此山孤秀如華跗之著于水在今山東濟南

殿鎮也言此車中三人假令二人俱傷矢死止留得一人坐鎮旗鼓　亦可以成事　奈之何以身病之故

退從之。此車一人殿之。可以集事。若之何

乃欲喪敗君之大事也　擐貫也身貫甲而手執兵器　即就也固將決戰而

其以病敗君之大事也。擐音患甲執兵。固即

就死地也　今雖傷重猶未及死　令郤克勉力而擊鼓也　轡馬索也張侯辭畢因以左手總執所御馬轡　枹鼓槌以

死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并轡。右援枹

右手取郤克手中鼓槌代爲擊鼓　戎馬聞鼓聲而前奔不能止　晉之三軍從郤克之車而並進　乘勝追逐

音孚而鼓。馬逸不能止。師從之。齊師敗績。逐

繞華不注之山凡三匝也　○不芳無切通花萼跗也與詩之鄂不韡韡不字同　子與韓厥父

之。三周華平去二音不注。韓厥夢子輿謂己曰。且

天雨流芳

府歷城縣東北下有華泉

馬逸不能止與不介馬而馳相映成趣中御而從與與公易位相映成趣眞化工之筆

御克一車三人二人被傷而忘死劾力韓厥一車三人二人皆斃而將命直上前一激於受笑之辱志必雪恥後一感於分謗之義而急圖報恩也

○克敵致果以昭戎行而已何愛乎君子而不射之此亦宋襄不禽二毛之故智也韓厥不死亦天幸歟

擾晉中軍與司馬皆受

辟音避下同左右言當避車左右兩傍。故中御而從齊侯。韓厥居中代御以逐齊侯○御居中將在左厥慮居左以斃故居中代御邴夏曰。射音石下同邴夏以御者居中故以韓厥爲御而欲射之云公射其居中代御之君子也其御者。君子也。公曰。謂之君子。而射之非齊侯言既謂其爲君子而又因以射之禮也。不知戎禮射其左。越于車下。晉韓厥之車左車左墜于車下射其右。斃于車中。復射厥之車右車右踣于車中綦音其毋張喪車。綦毋張晉國之大夫喪失所乘之車從韓厥。曰。請寓乘。寓寄也請寄韓厥車乘去声從綦毋張遂欲從左右而載左右。皆肘之。以左右皆傷不欲使立其處故以肘撞之使立其後使立於後。韓厥俛音勉俛俯也右被射仆車中故俯而安隱之也定其右。

天雨流芳

傷而反致勝齊師有全
勝之勢而反獲敗是晉
之勝乃僥倖于萬一也
而齊之敗眞可惋惜歟
謀事在人成事在天也
信然

〔[illegible]〕郤克傷矣曰余病矣
丑父傷蛇而匿之勝敗
之攸分即係乎匿不匿
之殊矣不然郤夏豈不
能效張侯乎何致不能
推車而及乎○此與張
侯不敢言病丑映郤緩
必下推車反映成趣

再提魯衛應前作聯絡

逢丑父與公易位。丑父齊侯之御也見晉兵追急恐君不免故易位詐爲君居公之處使君爲御將及華去声泉。華泉地名驂七南反絓音卦齊侯驂馬絓于樹木而不能進於木而止。丑父寢於轏仕產反中。轏臥車也先丑父寢於中蛇出於其下。有蛇出于轏車之下以肱古宏反擊之。肱手肱也擊搏也丑父以肱搏擊其蛇傷而匿之。爲蛇所傷而匿之故不能推車而及。故不能推車而爲晉師所追及韓厥執縶張立反馬前。縶所以絆馬足韓厥追及齊侯遂執馬絆而立于前示修臣僕之職再拜稽音啓首。拜齊侯也稽首頭至地也奉父勇切觴式羊切進觴璧於齊侯亦以修外臣之敬加璧以進。曰。寡君使羣臣爲去声魯衛請。曰。韓厥言晉君使羣臣爲二國請救於齊之大國

中御易位大家更換攝
宮取飲大家詭譎韓厥
丑父一對空頭而御者
君子齊人御認得出奉
觴加璧晉人御認不出
又晉之不若齊也寫來
絕妙

并轡援枹此不是寫張
侯正是寫郤克非此人
則鼓未可知任患死君
亦不是寫丑父正是寫
齊侯有此人故敗而不
辱此皆旁襯之筆粘煞
不得

無使師徒深入君地恐爲齊敗不能還晉　屬適也下臣韓厥自稱言擧臣之中獨當不幸適在戎兵之行列

無令輿師陷入君地。下臣不幸。屬（音燭）當戎

故不敢逃遁而隱避也　且懼奔[illegible]而[illegible]奔避　若奔避則爲辱晉君且爲齊侯羞也　言我辱爲戎兵之士

行（音杭）。無所逃隱。且懼奔辟。而忝兩君。臣辱

敢告不敏己不敏於才願暫攝齊君僕御之官承其空乏蓋欲執齊侯而歸故謙抑其辭也　時丑父許爲齊侯代居君位故御使齊侯

戎士。敢告不敏。攝官承乏。丑父使公下。如

下車往華泉取水因而走逸也　鄭周父齊臣佐車副車也　宛茷亦齊臣右車右也

華泉取飲。鄭周父御佐車。宛（紆元反）茷（扶廢反）爲右。

二臣以副車逆載齊侯而逃之　齊侯既走韓厥乃知丑父非齊侯故執以獻於軍中　將殺丑父怒其脫君也

載齊侯以免。韓厥獻丑父。郤獻子將戮之

按此處免丑父求丑父事雖一線文分兩頭最難著筆若徑云齊侯求丑父便直索無趣味若先云三入三出便氣勢近委靡看作者妙從免字設想作倒裝接法有帆隨湘轉望衡九面景象又非徒突接勉強乃爲上文以免作回應爲下文三免作引線玲瓏變幻如環無端可悟文章生波作折不出本文字數上層次推尋而已

孫月峰云入師易出師難恐爲人所阻當先衝入晉軍求丑父郤不敢旋車退乃斜奔入狄卒穿衛師出荼衛外更無

丑父叫呼而言曰 言我被殺之後無復有以身代君受其患難者矣 令僅有我一人

呼火故反曰。自今無有代其君任音壬患者。有一

代君任患 乃以爲戮而殺之乎 郤克言丑父不以一死爲難而免其君

於此。將爲戮乎。郤子曰。人不難以死免其

彼忠於君而我殺之必不爲神所福 如赦丑父以勸後來之忠於君者 不殺丑父

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勸事君者。乃免之。

既免爲晉獲 而遂尋求丑父不得 重其代己故三入晉軍以求之 齊師大敗皆有退心故齊侯每親出以帥勵齊衆之退者

齊侯免。求丑父。三入三出。每出齊師以帥

遂進入狄卒狄卒狄人從晉伐齊者 戈短兵也楯干楯也冒護也言皆出舞戈楯護之也 由狄出以入衛軍中

退。入于狄卒。狄卒皆抽戈楯食尹反冒之。以入

天雨流芳

晉師也
左翼三入晉軍獨往獨
來猶有不介而馳氣象
徐關今山東濟南府淄川縣有
古徐關
前敘搴之戰後敘袁婁
之盟此段似乎無著御
不知正兩截夾縫中結
上起下著精神處蓋以
一女子而居然有親上
死長之意此齊之所以
雖敗而意氣不屈不撓
也敘免字承上作波而
以女子爲君母作引以
君與吾父云云爲魯衛
死亡親暱爲伏筆史家
往往於閒處著精神而
正意因以益明此其一
矣

衛亦免之而不害蓋狄衛畏齊之強故不敢害齊侯皆護免之
于衛師衛師免之遂自徐關入齊侯見保保守城者齊侯
所過城邑皆勉勵其固守 且勉之曰今齊師敗矣 辟之使辟者也齊侯單還婦人不知故不避之
者曰勉之齊師敗矣辟音僻女子女子曰君
銳司徒主銳兵者其妻也○悅歲反 左翼云齊侯一邊走一邊說一邊問一邊答事極忙
免乎曰免矣曰銳司徒免乎曰免矣曰苟
文極閒 言餘人不走避可復如何君也 先問君後問父故謂有禮
君與吾父免乎可若何乃奔齊侯以爲有
辟司徒主壘壁者 予賜也石窌邑名
禮既而問之辟音壁司徒之妻也予之石窌

石窌石窌邑名齊北盧縣東有 地名石窌府初為盧縣之長清鎮尋置長清縣今仍之屬山東濟南府古城在縣東南三十里

邱輿、**馬陘**邱輿馬陘皆齊邑邱輿當在今山東青州府益都縣界馬陘在益都縣西南

前半敘許多事後半只國佐一篇文字如何配搭得來文於分對兩項後又總說一遍正說一遍於本文前則特寫齊侯發怒於後又併詳魯

力救反

晉師從齊師。齊兵敗走晉兵追之入邱輿。入齊邱輿之邑擊馬陘。音形又攻齊馬陘之邑齊侯使賓媚人賓媚人齊大夫國佐也賓是姓媚人是族賂以紀甗、魚輦反甗甑也甗玉磬皆滅紀所得者玉磬與地。蓋齊侯以寶物與土地賂晉師也不可。若晉人不許則聽客之所為。客謂晉人也所為欲戰則戰耳賓媚人致賂。致齊侯之賂於晉師晉人不可。晉人果不許曰。必以蕭同叔子為質。蕭國之君字同叔其女子嫁於齊實為頃公之母晉人言若欲講和須以齊侯之母為質音致下同而使齊之封內盡又使齊國之境內田津忍反東其畝。畝皆從東西而行也對曰。蕭同叔子非他。不是別一個寡君之母乃是我齊君之母也

天雨流芳

衛之請晉人之對皆加意爲作濃致之筆以與前半適稱也其不奉爲諫篇之蓍蔡矣乎

開口藹同叔子便寫出北戰鼻爲婦人一笑而來在衛子眞一時遲志卻不料左氏卽借作千載後書武人刀何似文人筆耶○左翼云單說亦是碍口故將濫東其說作說而不知早以話柄示人

明是齊侯之母卻自覺言重暗暗使乖巧媚人偏一直喝破偏再找一筆晉人之母便使他更開口放肆不得辣甚快甚○一聲靈靈三日

君以齊晉比並言之

則殊君之母猶晉君之母其爲國君之母一也

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其子布大命何。且是以不孝令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若以不孝令諸侯。其無乃非德類也乎。先王有天下而疆理之

令以告於諸侯之國

不愛同類是違王命

詩大雅既醉篇

孝子愛親之心無有窮匱

古者先王有天下而疆界理治之

播殖之物各從其土之所宜而分布其利

今汝敷布天命

先王以忠孝命諸侯今晉輕慢其母

無乃諸侯指非孝德同類也乎

耳聾市公皆翁朗君翁
本此
三段都引詩極談言微
中之致乃前後兩詩皆
引在吾子云云之後中
一詩引在吾子云云之
前必要倒換不作印板
拘三段一不孝一不義
一不優責得停亭當當
使人無從口辯心劉繼
莊曰古之爲使者受命
不受辭命固一定不易
辭則隨機應變不可以
爲典要也不可云此
齊侯之命一篇刀劍斧
鉞之文則媚人之辭也

所以詩小雅
南山篇有曰
我有天下而疆
界之理治之
其疆畝
古者井田之制溝洫縱
橫兵車難過
今復盡東其畝則晉
國境內
皆東西而行
今改疆
理治
利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今吾子疆
諸侯之
土地
理諸侯。曰請東其畝而已。唯吾子戎車
行普易兵
車之利也
是利。無顧
不顧地勢東
西南北所宜
無乃非是先王疆理天
下物土之宜之命也乎。
違背先王
則是不義
反先王
夏禹商湯周文王
武王之成王業也
四王之
去声
也樹德而濟同欲焉。五伯之
樹立也濟成也樹立明
德而成諸侯之所同欲
伯長也又昆吾
商大彭豕韋周

天雨流芳

兩對後又總一筆作束即從此又生出一段文字與上兩段兩分一合兩實一虛前偶後奇作三層文格化板爲活以散作整絕妙局法

忽然一轉文情動宕全在反掉得機

曰字以下應不可則聽一層併將齊侯使賂一番辭令都倒補出來畏君震不敢愛故意寫作十分低頭伏小以反跌子又不許之裝腔太過

霸也。齊桓晉文之成霸業也 勤而撫之。雖不能如三王之樹德尚能勤勞以懷撫諸侯 以役王命。以服事王命不敢改王之制度 今吾子求合諸侯而爲霸主 諸侯以逞無疆之欲。以自快無窮之欲是失王霸敗也 詩曰。詩商頌長發篇 布政優優。言商湯敷布政令優優然而寬和 百祿是故百祿之盛皆遒。遒聚而歸之也 在由反 子實不優。今子不能寬和 而棄百祿。而自棄其福祿 諸侯何害焉。豈能爲諸侯之害乎 不若不許我然。寡君之命使去声臣。齊君之命使臣則又有辭說如下文之所云 則有辭矣。曰。述齊侯之命云 子以君師辱於敝邑。言汝以晉君之兵辱臨齊國 不腆敝賦。我齊君有不厚顏敝之兵。 以犒苦報反從去声者。不敢言爭戰而言犒從者遜辭也 畏

而今之不復能耐也是爲空靈悉肆之文

仍用吾子作頓跌與上三段相配章法仍一線

寫到後半忽將前半請戰兩番文字都照應轉來可見天孫雲錦只是一氣織成也三寸鏤管其麗密乃至于此

已說到竹城借一矣忽用幸不幸歸到賂晉上只作好看周旋語抑轉筆頭並非眞搖尾乞憐辭氣到底不軟弱

鍾伯敬曰借一兩字似歌後語

君之震。師徒撓。乃教敗。吾子惠徽。

畏懼晉君震動之威

以故齊兵撓曲而致喪敗

能長存齊之社稷

言汝惠我齊國若徼求其福也

古堯切

福。不泯。社稷保。俾滅。繼舊好。

去聲

唯是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愛。子又不許。請收合餘。

敝器謂顱磬也言殘君不敢愛不許賂○按又字用得老辣煥一若字便涉軟弱

今子又不許

亦當從晉求和

燼火餘木也以喻齊兵戰而得勝

燼。反。背城借一。敝邑是幸。亦云從也。況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雖然。請諫曰。齊

若齊幸而得勝

豈敢不唯晉命之是聽乎

言齊兵敗而益我二國

疾我矣。

按兩軍皆有死亡上半敘戰獨詳晉而略齊似乎齊師不敗讀至死亡皆親暱也則齊果大敗矣乃知作者不肯同時指數欲避雜沓之病留於魯衛目中點出語故勁警事亦周至而行文轉束又絕合精神百倍矣左繡云齊疾我矣不但爲媚人一篇議論添章竟爲前半篇許多敘事點睛○前後五許字俱有照應兩爲魯衛請繳應救魯衛

其死亡者。〔其戰而死亡皆左右親近之人〕皆親暱女乙反也。子若不許。讎我必甚。〔則齊必甚與魯衛爲仇讎〕唯子則又何求。〔汝之所求復何所欲〕子得其國寶。〔汝既得齊國之紀甗玉磬〕我亦得地。〔齊又歸魯衛所侵地〕而紓音舒於難。去聲〔齊既服晉魯衛紓於患難〕其榮多矣。〔如此則我之榮亦多矣〕齊晉亦唯天所授。〔齊晉皆大國雖天意所授則成伯業〕豈必晉。〔豈必晉國專爲伯主〕晉許之。〔魯衛克乃許齊使之請〕對曰。羣臣帥賦輿。〔賦兵也輿車也言晉之諸臣帥兵車以來〕以爲魯衛請。〔以爲二國請命於齊〕若苟有以藉在夜反口而復於寡君。〔藉薦也言若少有所得則可以舉口爲薦而報命於晉君〕

左翼云歸到寡君以飾已爲一矢興兵之故

上鄍 當在山東兖州陽穀縣境蓋齊衛境上之邑

汶陽 左翼以魯衛起以魯衛收而逆師賜服獨詳於魯者以經文本主魯也

汪環谷曰齊桓末年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從伐自大夫出然而未嘗會盟也晉文末年翟泉之盟以諸侯之大夫上盟王子虎樂

君之惠也。此乃齊君之恩惠也 敢不唯命是聽。禽鄭自師逆公。禽鄭魯大夫歸逆公會晉師

秋七月。晉師及齊國佐盟于袁婁。國佐賓媚人也與諸侯同盟于袁婁之地 使齊人歸我汶陽之田。汶陽之田本是魯地爲齊所侵至是晉人使齊復歸於魯 公會晉師于上鄍。覓經反 上鄍地闕公會晉師不書史闕 賜三帥先路三命之服。三帥郤克士燮欒書也魯嘗受王先路命服之賜今改以賜晉之三帥也 司馬司空輿師侯正亞旅。晉司馬司空皆大夫輿師主兵車侯正主斥候亞旅亦大夫也受魯侯賜服孔疏司馬司空本是卿官之名晉之諸卿皆以三軍將佐爲號故司馬司空皆爲大夫 皆受一命之服

自大夫出矣而非征伐也今此魯以四卿帥師會霸國之上卿與魯衛之卿大夫伐齊又盟齊而禮樂征伐皆自大夫出矣厥後晉以霸國之胥首以諸侯之大夫圍彭城城虎牢盟陳袁僑征伐會盟悉付之大夫而蕭魚之後凡役皆以大夫矣雞澤之大夫取稱人此不勝眾則從同同也

此篇極寫巫臣惑夏姬色色寫絕而都不用正

左翼左氏敘戰皆前有緣起後有結案未嘗直起直收也如此戰以徵會起以獻捷終必須通前後觀之而事之本末始備左氏以編年紀事故間斷錯置合之仍是一篇編綴文字若只就一篇推論則不見來蹤去跡血脉矣馮氏謂他篇皆有斷結此篇獨無斷結若然不便毀他又不當贊他卽以國佐之對爲斷結說來雖好聽究未得作者之深情也

[按]俞寧世選本連後取龍及新築爲一篇云先敘魯衛敗兵之故再敘晉救魯衛方有頭緒若刪去前半令讀者不知所謂此說極是不如此則左氏敘戰如韓原城濮與鄢陵皆有許多佈置惟鞌戰獨略非勢分強弱不當也依春秋編年紀事間斷錯置此特援之說斯爲有當作者之肺腸矣

二年

屈巫奔晉 在宣公十一年

楚之討陳夏(戶雅切)氏也。莊王欲納夏姬。申公

夏姬有美色楚莊欲納之

筆前兩段講道學中一段料淨機竟是一極有學識人其後段夾寫便道聘鄭情事只用輕點及盡室以行御用一旁人冷眼覷破冷語說破讀之使人失笑眞傳神之筆也末段斷語直作不以人廢言註脚與起處假道學相映成趣而曲終雅奏是一篇有風有刺之文

按左翼謂兩欲字如火炎炎慾思兩欲字不過一往初念尚未十分固結一聞正論而決然中

申公楚申邑之尹諫莊王云夏姬不可取　言前莊王帥屬國以伐陳　以討徵舒弑君之罪

巫臣曰。不可。君召諸侯。以討罪也。今納夏

則是貪其美色也　貪慕女色則為淫亂　淫亂為先王之大罰　周書康誥篇云

姬。貪其色也。貪色為淫。淫為大罰。周書曰。

文王昭明其道德謹慎其刑罰　文王能如此所以創造周之業也　巫臣解釋書意以為務崇之者欲崇益道德也

明德愼罰。文王所以造周也。明德。務崇之

務去之者欲去刑罰也　今楚王興諸侯以伐陳　若取夏姬

之謂也。愼罰。務去之之謂也。若興諸侯。以

是貪色為淫以取大罰　非文王謹慎刑罰之意也　勸王反諸心而區處之　莊王乃從其言不取夏姬　子反公子側也

取大罰。非愼之也。君其圖之。王乃止。子反

止兩乃字到是有些力量

文作四段讀首段兩沮取夏姬畢爲自亡兩地步次段聘夏姬三段以夏姬行末段總斷其事大都前兩段敘巫臣之言後兩段敘旁人論巫臣之言段段各成章法

首兩節純用直筆一論是非一論利害寫得夏姬毫無可取次節純用曲筆一揣眥情一揆鄭

復欲取夏姬 巫臣又言夏姬乃是不祥之人 鄭靈公字子蠻夏姬之兄宣四年立遇弒無後 御叔夏姬

欲取之。巫臣曰。是不祥人也。是夭子蠻。殺

之夫也亦蚤死 陳靈公淫夏姬宣十年爲徵舒所弒 楚莊王入陳殺夏徵舒 孔寧儀行父亦淫夏姬靈遇弒二子奔楚 莊王因遂縣城

御叔。弒靈侯。戮夏南。出孔儀。喪去声陳國。何

人之不祥有如夏姬者 人之有生保全難 言死易得無爲取夏姬以速之

不祥如是。人生實難。其有不獲死乎。天下

天下美婦人如夏姬者不少 何必取此不祥之人 子反亦從其言不取夏姬 莊王以夏姬嫁連尹襄老

多美婦人。何必是。子反乃止。王以予連尹

邲之戰晉人殺襄老在宣公十二年 不得襄老之尸 先伏一筆 黑要襄老之子上淫曰烝

襄老。襄老死於邲。不獲其尸。其子黑要平声

勢又寫得夏姬毫無姿
涉不知左氏當日何等
設身處地來

一面道一面召機關踏
密姬告王王遣姬與後聘
諸鄭以夏姬行是一篇
眼目兩其必料得皆實
其信乃不落空
聘鄭極是易事但如何
騙得夏姬回去看他轉
轉彎彎從鄭一邊打算
出逆尸一着逆尸又與
鄭何與看他又轉轉彎
彎說出許多緣故來一
其信作頭下以兩其必
申說既說得活落又說

烝焉。巫臣使道焉。（密使人爲之約以道夏姬出楚）曰歸。（言若復歸于鄭）吾聘女。（我來聘取夏姬）音汝又使自鄭召之。（巫臣又使人許自鄭來召夏姬）曰尸可得也。（言其夫襄老之尸可得也）必來逆之。（必欲夏姬親來迎尸）姬以告王。（夏姬以鄭召之言告楚王）王問諸屈巫。（屈巫即巫臣）對曰。其信。（其言大抵可信）知音智罃於耕反之父。（知罃父荀首也邲之戰楚人囚知罃）成公之嬖也。而中行伯之季弟也。（中行伯荀林父也）新佐中軍。（荀首新爲中軍將佐）而善鄭皇戌。（而又與鄭皇戌相善）甚愛此子。（甚愛知罃）其必因鄭而歸王（王子楚公子穀臣也邲之戰荀）

得的確曲折明透妙舌無雙

按一其信而以兩其必疊先作定然之勢彼方猜想情形參觀解透。有不動人聳聽者大凡以機變進言者莫不執此爲法其詞旨不在虛處着精神使實際皆靈動也

首四之言者首欲得其子其必因鄭皇戌以穀臣襄老之尸求易知罃于楚

子與襄老之尸以求之。鄭人懼於邲之役。邲之戰晉爲楚所敗因救鄭故也

而欲求媚於晉。其必許之。至是莊王遣夏姬歸鄭使因鄭以求其尸王遣夏姬歸。將夏姬謂送者行。謂送者曰。不得尸。吾不反矣。言鄭不能致歸襄老之尸吾不反楚矣○此是安頓巫臣要語巫臣聘諸因其歸而嘗于鄭國

鄭。鄭伯許之。共王以成公元年即位○共音恭及共王即位。將爲陽橋之役。楚伐鄭至陽橋在此年冬

共王使屈巫行聘禮于齊使屈巫聘于齊。且告師期。且告齊以用兵伐魯之時巫臣盡室以行。巫臣以其室家盡出奔焉

左與云少伯輕拼而去功名於此巫臣盡室以行功名從此始兩人規模又各不同也

申叔跪其委反從其父。將適郢。以井反遇之曰異哉

叔跪申叔時之子 遇巫臣干路 嘆巫臣舉動之異

言巫臣出奔他國楚雖用兵討之是有三軍之可懼也 巫臣將私取夏姬則是衛詩所謂期我乎桑中者又有此喜也

夫子有三軍之懼。而又有桑中之喜。宜將

宜其盡室以逃奔也 一則以懼一則以喜 介副也 幣聘物 淫取夏姬以行

竊妻以逃者也。及鄭。使介反幣。而以夏姬

聞齊師敗于鞌 知此行後楚必致毒其家 不勝之國恐不能報楚

行。將奔齊。齊師新敗。曰。吾不處不勝之國

自鄭而奔晉國 郤至郤克之族姪也巫臣因而主之 郤至薦巫臣於晉國 邢晉邑名

遂奔晉。而因郤至。以臣於晉。晉人使爲邢

敘事首尾呼應作者之經緯也此文不必別尋結構只因楚共語作斷結而通局無不照應收拾天造地設有此現成文 自為謀結中二段為先君謀結首段末數句即結本段無一筆落空

左翼云與此錮之不如思之子反錯看共王語語正大許語爽快十三歲幼孩能作此語不忝乃父

韓友一曰假使先王而在必從子反之言

愚謂共王之於巫臣若終守此言而不改則封

子反怨巫臣取夏姬請以重
幣聘晉專錮巫臣使不得仕

大夫子反請以重幣錮（音固）之。王曰止。其自

言巫臣私取夏姬其諫莊王勿納夏姬
自為一身之謀則過矣則是忠於先君也

為謀也則過矣。其為（去声）吾先君謀也則忠。

臣能[illegible]稷[illegible]諫[illegible]也足以蓋愆 設使巫臣能利
所由以安固也[illegible]之罪多矣 益於晉之國家

忠。社稷之固也。所蓋多矣。且彼若能利國

則楚[illegible] 晉亦必不 設若巫臣無 晉將自棄
重幣錮之 許我也 所利益於晉 之而不用

家。雖重幣。晉將可乎。若無益於晉。晉將棄

又何待重幣以錮之也為
七年楚滅巫臣族張本

之。何勞錮焉。

言不必
勞錮

大雨流芳

豕長蛇之國將何自而奮伐荊楚哉

鞌戰以忿兵而勝不可為訓故前篇敘事處處

左冀世傳巫臣取夏姬與少伯載西施同一佳話而巫臣實難止莊王止子反已是萬難中闢開一條活路矣以與襄老阻當不得襄老死邲即用襄老之尸作良媒但不如如何使道便令他心肯竟舍黑要而去此中機關費盡幾許心血不止相如使荀罃通殷勤于鄭君矣得手在自鄭召之一着掣得夏姬離楚乃可為所欲為至共王使聘齊做作未必盡是機緣湊合至盡室以行竟之君臣仍然不覺其老謀深算一何巧也後面幾許正論作結與前恰好相配鄙媒而出以難雖出之所以異于稗官野史也講義理居然道學先生講利害雖蘇張之[?]過之看來巫臣不取夏姬子反輩必不積怒蓄怨而盡殺其族巫臣亦不通吳于晉教吳叛楚使諸臣奔命以死致後有人鞭尸之事則所謂不祥人者流毒孔長豈止如所云云已哉是以古之滅國者不留其孽矣女而君子誨之寡欲亦遠之而不敢近蓋誠知色之迷人深而淫之為禍烈也

二年

晉師歸

敗齊于鞌而歸

晉師歸。范文子後入。（文子士燮也時為上軍佐諸師先入文子獨後）武子曰。（武子士會文子之父也）無為吾望爾（言汝後入獨不思我之望汝乎）

仟反刺之筆然請賦分謗殿車集事到底師克在和此意亦不容盡沒故又特詳此段以別見之然不從郤伯敘起而反將文子後入作領是亦所以寓予奪于筆墨之表耳已

此前散後整格前寫文子問答藹然有仁後寫君臣問答秩然有禮眉筆踐墨舞之文　起數語都為後半伏脈前一功字名字後五力字乃通篇眼目

文子語與孟之反對看敗入不可後勝入又不

文子答言晉兵勝齊而有戰功　晉國之人喜其有功而往迎之　我若先入則國人視

也乎。對曰。師有功。國人喜以逆之。先入。必

聽皆屬於我而指為我之功　是主帥敵之功而我代受其名也帥謂中軍將郤克也　所以不敢先入

屬章欲反耳目焉。是代帥所類反受名也。故不敢武

美文子謙讓知能免禍故曰吾知免於禍矣　郤伯即郤克還而見君　景公勞之云所以克敵者乃汝之力也

子曰。吾知免矣。郤伯見音現下同公曰。子之力也

美[illegible]君故郤克歸美於君之教訓　諸將皆受君之訓而盡其力故能取勝也　言非己之功也

夫對曰。君之訓也。二三子之力也。臣何力

范叔即范文子亦同見君　景公勞之亦曰子之力也夫　荀庚將上軍而不出文子以佐代行故推

之有焉。范叔見。勞去声之如郤伯。對曰。庚所

天雨流芳

可先善處功名之際者
可以知所免矣三段一
樣口氣而反復不厭
意各別也

左翼云武子請老原讓
卻克逞志代帥受名萬
萬不可所以有吾知免
矣之歎不急功近名尤
文子一生大學問較乃
父更高一籌師歸從文
子後說入左氏最爲有
見

命也。克之制也。欒伯見。公
美於庚之教命推美其節制也
之功也

之有焉。欒伯欒書也
亦同見君

亦如之。言非亡
公勞之亦曰
子之力也夫

詔也。士用命也。書何力
士卒皆能用
欒書節制下軍故
而以爲士燮之教詢於士燮之命也
傳言晉之將帥

之有焉。更相推遜
所以勝弭

二年

冬。楚師鄭師
夜衛十有一
月公會楚

公子嬰齊于蜀。丙申。公及
楚人秦人

凡文有兩案兩斷法案旣有賓轉主軍之分則斷亦有正筆旁筆之異如此篇以匱盟爲主錄許失位爲賓前半都詳寫與晉竊盟之意二君強冠只帶敘一筆故末兩不書先斷匱盟次斷失位以失位另係插出非平對也匱盟語略卻

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鄫人盟于蜀

宣公使求好去聲下同于楚。莊王卒。宣公薨。不克在宣公十八年[illegible]卽位元年受盟赤棘卽鞌之戰作好。公卽位。受盟于晉。會晉伐齊。衛人不不行聘于楚國行使所吏反于楚。而亦受盟于晉。從於伐齊。故

是重筆失位語詳御是輕筆知略之爲重而詳之反輕者可以運用賓主變化而不離乎宗矣

陽橋 陽橋魯地也陸氏登曰博縣有陽橋今在山東泰安州西北

從受盟于晉敘人爲畏晉懼盟伏根也詳子重用衆惠民以見所以畏晉而竊盟之故首三行領起通篇五追敘前事而爲陽橋之役句總倒挈後事作提筆不過代某以救某之變文而奇

子重名嬰齊 楚侵魯及陽橋故曰爲陽橋之役以救齊也

楚令尹子重平声爲陽橋之役以救齊。將起

傳曰寡人生十年而喪先君共王新即位至是二年纔年十二三矣 楚羣臣又不及先大夫之才智 必多起兵師然

師。子重曰。君弱。羣臣不如先大夫。師衆而

役可行也 詩大雅文王篇 言文王朝廷所多有賢士濟濟然而有也○濟子禮反 文王以多士輔佐故得以安寧 夫以楚如文王猶資

後可。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夫文王猶

衆賢輔佐 何况我之儕輩其去文王也遠矣其可不得衆乎 我楚先君莊王臨終屬託羣臣之辭有云

用衆。况吾儕[illegible]反乎。且先君莊王屬音祝之曰。

凡人君無明德以服遠方諸侯之國 莫若加惠撫恤其民而善用其力以爭諸侯

無德以及遠方。莫如惠恤其民而善用之。

硤可喜文總以生動脫化為佳

左翼云逆晉師伐齊者臧孫故不欲賂楚以望晉來救也晉不出矣只得往賂此中有曲折在

於是大開戶目 棄其逋責 施及老鰥 救其貧乏 赦其罪戾 盡其師旅

乃大戶。已責。側賣反 逮代音鰥音關救乏。赦罪。悉師。王

王之精兵皆行 [illegible]之戎 車[illegible]將

卒盡子忍反行。彭名御戎。蔡景公為左。許靈公

許蔡二國之君皆年幼 欲以爲戎車之左右 故強冠之使若成人

為右。二君弱。皆強其丈反冠古亂反之。冬。楚師侵衛

又侵魯國 二國所以救齊 臧孫宣叔也魯使 臧孫往使楚師 言楚遠涉 又在外久

遂侵我師于蜀。使臧孫往。辭曰。楚遠而久。

固將自退其師 奉使無功而虛受退楚師之名臣不敢也蓋臧宣叔不欲使楚而孫辭以求免 楚師侵及陽橋之地

固將退矣。無功而受名。臣不敢。楚侵及陽

橋孟孫請往賂之。魯大夫孟獻子遂請往賂楚師 以執斵竹角反 執斵匠人 執鍼之林反 執鍼女工 織紝 織紝織繒布者

女金反 皆百人。公衡爲質。公衡成公子也質於楚 音致 以請盟。楚人許平。公賂之而退故不書侵

十一月。公及楚公子嬰齊。蔡侯。許男。秦右

大夫說音悅 宋華元。陳公孫寧。衛孫良夫。鄭 齊大夫不書其名非卿也 諸國私與楚盟于蜀地

公子去上聲 疾。及齊國之大夫。盟于蜀。卿不

俞寧世曰晉及魯衛不勝小忿深蹊齊地索賂要盟楚人窺其罷老大舉入寇當此之時晉人當戰勝之餘豈肯再涉蛇足而魯衛值師還之後何能復假虎威于是魯衛始爲求好而晉則佯作不知此中國之大變而春秋所深惡也文中先敘興師之由次敘用師之眾見魯衛理勢宜屈于是羅諸國之怯儒與蔡許之屈辱詳法闡明末段言晉不能與諸國同心拒楚爲不善用眾語隱而嚴貞善發聖人之旨者矣

宣叔語不多而字字傳太息之神末引太誓于

匱之也言匱之而盟

書。匱盟也。於是乎畏晉而竊與楚盟。故曰

之之道也　經絕不書此二君　乘楚王之車爲左右　則失位也卿不書則稱人諸侯不書皆不見經君臣之別

孔疏私竊爲盟明終不同此盟是匱

匱盟。蔡侯許男不書。乘楚車也。謂之失位。

位大位也諸侯不可不謹愼其位也　蔡許二國之君

君子曰。位其不可不愼也乎。蔡許之君。一

一失其位爲楚左右　不得復在諸侯之列　況其下之卿大夫可不謹愼其位乎　詩大雅假樂

失其位。不得列於諸侯。況其下乎。詩曰。不

言在上者謹愼其位　則國安而民息也攸所也塈息也　言蔡許解怠于位所以不能安國而息民

解佳賣反于位。民之攸塈許器反。其是之謂矣。○楚

衆字看得深又看得活盡喑將惠民意併入此內作救應也密甚

左寔楚之侵魯衛也以其從晉伐齊則伐魯衛正以討晉也子重恐晉師來救故恐師用衆魯衛不即請平猶冀晉之來救也迨晉師不出而乃不得不與楚盟矣雖與楚盟而猶畏晉故謂之匱盟使晉能用伐齊之威以與楚抗蔡許能從楚魯衛獨不能從晉乎奈何辟楚而畏其衆致東諸侯一折而盡服于楚晉之不競亦甚矣以書言爾兆民離周十人同可知晉之衆非不

宴樂也衡父卽公衡也言公衡不能忍耐

師及宋。公衡逃歸。臧宣叔曰。衡父不忍數

數年之不安樂爲質于楚　逃歸則失信于楚生禍是棄魯國也　衡父一身之計得矣如國家何　居語助辭猶言誰歟

年之不安。以棄魯國。國將若之何。誰居。音姬

言後之人必有任兵咎者不知誰　魯國之事爲衡父所棄矣　楚兵陽橋之役　晉勝齊而

後之人必有任音壬是夫。國棄矣。是行也。晉

逃歸不敢與楚兵遇　畏楚兵之衆多故避之也　言衆之不可以止而不用

辟音避楚。畏其衆也。君子曰。衆之不可以已

子重楚大夫爲令尹　何能因衆力以服諸侯　何況明德之君而善用其衆必無敵於天下也

也。大夫爲政。猶以衆克。況明君而善用其

天雨流芳

如楚也彼善爲用而此乃不能善用之也

左氏大都提筆即立一篇之局如此處起手一句便伏通篇兩意也前從獻捷轉入使朔又從使朔轉到獻捷其從獻捷轉入使朔也在反面

衆乎。大(音泰)誓所謂商兆民離。周十人同者。周書大誓云受有億兆商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引此誓者謂商民雖衆離散而亡周十亂得衆而興也十亂曰光

衆也。

二年

晉侯使鞏(居拱切)朔獻齊捷(在接切)于周 晉敗齊至是遣大夫鞏朔獻捷於天子 定王不見鞏朔 襄公王之三公也食采邑於單者

晉侯使鞏朔獻齊捷于周。王弗見。使單(上声)襄公辭焉。曰蠻夷戎狄 言南蠻東夷西戎北狄 不式王命。式用也而不用天子之命 淫湎(彌兗切) 而又淫佚沉湎以毁壞其典常

說其從使朔轉到獻捷也在正面說而前偶後奇中間由反而正轉接無痕

使朔獻捷兩意究重獻捷邊故前後都詳論獻捷中間只將使朔意作轉換不平寫出結處私賄勿籍周旋使朔一層而獻捷之非禮愈明行文輕重分明又無一筆偏枯筋細極矣

伐齊只帶一筆以下不責伐齊御責鞏伯措辭妙極

於是王命方伯以征伐之　若得勝焉則有獻功於王之禮　天子親受其捷而慰勞之

毀常。王命伐之。則有獻捷。王親受而勞去声

言必獻捷者一則以懲戒四夷之不敬一則以勸勉方伯之有功也　乃若同姓兄弟之國異姓甥舅之國　而有侵敗天子之經

之所以懲不敬。勸有功也。兄弟音體甥舅。其久切

略法度

天子亦命方伯以伐之　若得勝焉則但告其戰事於天子　不以囚獲俘馘而獻功也

侵敗王略。王命伐之。告事而已。不獻其功。

言不獻捷者一則以敬兄弟甥舅之親暱一則以禁方伯之過於縱虐擄掠囚俘也　晉同姓國故稱之爲叔父言非有王命能遂伐齊而有功

所以敬親暱。禁淫慝也。今叔父克遂有功

大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謂之命卿今晉不使命卿以來鎮安撫綏王室　天子自稱曰余一人今晉所使來撫綏乎

于齊。而不使命卿鎮撫王室。所使來撫余

以兩意問作煞一似語商未竟者最能令人玩味不窮也又一語一緊一鬆猶言他固然不好你難道不該寬恕他一分耶乃是暗應前兩王命見不惟不當獻捷亦并不當伐齊于語意又進一層矣○愚見夫齊一段乃是一氣說下言兄弟甥舅皆親暱也兄弟伐甥舅可以獻捷甥舅伐兄弟猶不可獻捷乎亦是暗應王命兄晉

天子者

一人而鞏伯實來乃是上軍大夫鞏朔實來也未有職司於王室鞏朔非命卿其名位卑微未達于王室又奸又不當獻捷而獻焉是干犯先王之禮也

先王之禮余雖欲言我雖欲受鞏朔之獻於鞏伯其敢廢舊典亦豈敢廢棄先王之舊法

而忝[illegible]于晉也齊世與周爲甥舅齊始封之君大公望爲周大師

以忝叔父夫齊甥舅之國也而大音泰師之

言齊侯淫佚縱其欲以此取怒晉國然齊雖有罪抑豈不可諫戒訓誨之何乃遽加以兵○愚解言齊豈不[illegible]亦不奉王命而淫縱

後也寧不亦淫從其欲以怒叔父抑豈

言其欲以伐汝晉若得勝而亦來獻捷將何以爲諫戒訓誨之此齊捷之所以不受也莊伯卽鞏朔先王乃以鞏朔委屬三公三公者天子之宰

不可諫誨士莊伯不能對王使委於三吏

人既已奸禮齊必不服我又從而廢典齊豈無辭乎於詰責又推開一層卻又是撥轉一意爲上弗見作收又似放鬆兩語爲下宴賄伏脉筆勢婉轉生動莫測若照原註貞語意尚未竟也

王或庵曰屢提王命或曰王章或曰王室辭嚴氣正則晉伐齊獻捷奸禮之罪亦有何辭忽道聲其罪者將何以受而詞又何以處耶故但虛明其義而實責處只以不遣命卿代齊之非亦含糊帶過故晉可服罪而周亦不至失體此辭命所以妙也固當目時

也故曰三吏待鞏朔以侯伯克敵使大夫告慶於周之禮鞏朔晉之大夫雖不

禮之如侯伯克敵使大夫告慶之禮。降於

當待以獻捷之禮。猶降於卿禮一等[illegible]定王辭[illegible]詰鞏朔又待以宴禮而私賄之者畏晉之強故也相輔禮者

卿禮一等。王以鞏伯宴而私賄之。使相去声

言此宴賄皆[illegible]於典籍非禮之正也以爲禮與

告之曰。非禮也勿籍。

劉繼莊曰周自東遷王綱不振一切典禮徒存空名弁髦視之亦已久矣而齊桓晉文假王命以令諸侯間一行之以聳動天下如城濮之捷晉文獻楚俘于王猶有可觀後世子孫[illegible]聞其事而不能詳效王章僥倖于鞏之一捷自以爲不世之功而思效顰于城濮卻遣一大夫章章入周獻捷周雖不能行命于天下而先王之典禮猶世守之不可奸也王不見而使辭焉單襄公舉舊典以示鞏伯如重雲蔽天湖海黯然之時而一線電光爍乎空際文武成康之盛猶彷彿見之〇字字緊鍊無毫髮之隙而層疊處峰巒兀兀婉折處姿態翩翩綿綿處風神穆穆

勢宜爾然于人己俱留餘地而不做盡亦君子處世之道也

此是辭令中極有機鋒文字凡四番問答前三番答得極冷極淡極渾渝含蓄後一番答得極熱極濃極慷慨激昂讀之增長氣概幡夫爲之變色壯夫爲之起舞眞絕世奇文

衛定公臧元年 宋共公固元年

定王十九年

三年

楚歸晉知罃

宣公十二年晉楚戰于邲楚囚知罃知莊子射楚連尹襄老獲其尸射公子穀臣囚之以歸莊子知罃之父也至是晉歸二者于楚

晉人歸楚公子穀臣。歸楚以贖知罃 與連尹襄老之尸于楚。以求知罃。於是荀首佐中軍矣。荀首即知莊子也是時爲晉中軍佐 故楚人許之。楚人以荀首權要故許歸其子 王送知罃。知罃將行楚共王送遣之 曰。子其怨我乎。言汝久留于楚得無怨我乎 對曰。二國 荀罃答言晉楚

左翼云此時若將未露話頭先說出立言便不成體亦恐逢彼之怒不命之歸矣妙在先以誰敢怨向答令他猜疑不定直到回覆已絕無可轉身處開牙露齒與他說明而彼乃爽然于晉之未可與爭也捺縱之妙如聞其聲

通篇局法極整又極變併讀之則前兩段分後一段合中一段以束上爲起下截讀之則前三節兩分一合後一節亦兩分一合將調相配適均也

二國治兵　我以不才之故　不能勝兵戎之任　俘虜也馘割左耳也言爲楚兵所執

治戎。臣不才。不勝音升其任去声。以爲俘芳夫反馘古獲反

執事賤者之稱不敢斥言楚君故稱執事言楚君不殺我而以血塗鼓　使我歸晉而就刑戮　此乃楚君之恩惠也　言我實不

執事不以釁許覲反鼓。使歸即戮。君之惠也。臣

才故遭執獲　又豈敢怨君乎　共王又謂汝今得歸如此則感我之德乎

實不才。又誰敢怨。王曰。然則德我乎。對曰。

荀罃答言晉楚二國各爲社稷之謀　而求紓緩其民力以遂其生　各懲戒其爭戰之忿

二國圖其社稷。而求紓音舒其民。各懲直升反其

以相赦宥而釋忿焉　纍繫也晉歸穀臣襄老之尸楚歸知罃　以成二國之和好

忿以相宥音又也。兩釋纍力誰反囚以成其好去声下同。

四段問得一遍難似一遍卻答得一遍妙似一遍怨曰誰敢平平耳德亦曰誰敢則奇矣何以報我竟不別尋話頭只須上兩項扯來分派便自說得輕圓活脫毫不費辭然都是舌尖掉弄無一字着相末段則字字着相不顧人吃驚不

二國既成和好　於我無所與及　又豈敢以君爲德乎

二國有好。臣不與音預及。其誰敢德。王曰。子

共王又謂汝既得歸將以何事而報我也　任當也言臣不當有怨于君

歸何以報我。對曰。臣不任音壬下同受怨。君亦不

君亦不當有德于臣　臣無怨而君無德有怨報怨有德報德二者咸無故不知所報也　共王又言汝雖是如此必

任受德。無怨無德。不知所報。王曰。雖然。必

告我以相報之事不穀諸侯謙稱也　知罃言若假借君之威靈　使纍囚之臣得歸骸骨于晉國

告不穀。對曰。以君之靈。纍臣得歸骨於晉。

我苟若戮其不勝任之罪　則此身雖死而感荷楚君之恩終不朽腐　若賴楚君之恩惠而得免戮於晉君

寡君之以爲戮。死且不朽。若從君之惠而

怕人着惱因而回讀前文凡向之所謂渾淪含蓄輕圓活脫者援之皆字字生稜出角鱗甲滿腹也似此鋒芒那得不推倒一世豪傑

兩不朽下得極圓活又不說怨又不說德其實說德亦可說怨亦可也

末段即從文公對楚成語又另換一重精彩只是善于翻進法否則偷句爲窠臼矣

晉未可與爭雖是回應佐中軍卻正是楚子

首荀罃之父也荀罃晉臣故云楚君之外臣　言晉君以我賜于荀首

我父荀首又請命於晉君

免之。以賜君之外臣首。首其請於寡君。而

荀首得君之命而戮我於荀氏之宗　[illegible]身死而[illegible]恩不朽腐也　言荀首請命於君而君不許　而立我爲後使繼嗣其祖

以戮於宗。亦死且不朽。若不獲命。而使嗣

宗之職位　其次則及於所職軍旅之事　[illegible]次爲中軍之佐故曰帥偏師　而修治晉之封域疆場以禦侵暴

宗職。次及於事。而帥偏師。以修封疆。居良反雖

雖與楚之將帥相遇　亦不敢違避　但當竭盡其力致身死地以與楚戰　言一心事晉不敢攜二

遇執事。其弗敢違。其竭力致死。無有二心。

以盡人臣事君之禮　言忠於晉者乃所以報楚君也　共王聞荀罃之言忠直不屈故知晉未可與爭

以盡臣禮。所以報也。王曰。晉未可與爭。重

被荀罃一番高談厭倒
託晉以爲之名耳如此
看才見文章有神

三年

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且尋盟。

荀庚荀林父之子

尋元年赤棘之盟

乃以厚禮待之而歸之。

之道歸于晉

爲之禮

使孫良夫來聘。丙午及荀庚盟于耏。

丁未

以禮制事本有成規到事勢板煞不得時又須有一活變之法今晉衛同聘本意只要先晉卻碍手在晉反位三衛偏位上若依次國上當其中之例豈不開罪大國于是想出衛不得爲次國以解之然小國上當其下仍不便遽先晉盟也于是又想出晉爲盟主以解之而于是本當先衛者竟安然先晉而無以難之矣文中先論

使孫良夫來聘。且尋盟。尋宣七年之盟公問諸臧宣叔曰中行伯郇荀庚以林父爲晉中行因以爲氏時林父在晉爲下卿故曰位在三孫良夫壯中行吾杭伯之於晉也。其位在三。降大國一等孫子之於衛也。時爲衛之上卿二子同卿一上卿晉強衛弱國而以誰入爲居先位爲上卿。將誰先。對曰。次國之上卿。其位只比於大國之中卿當大國之中。降大國二等中當其下。其中卿只當於大國之下卿下當其上大夫。其下卿只當於大國之上大夫小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

經後論權曲折安頓極妥貼之事極斟酌之文爲尋盟而來一眼覷定晉爲盟主前路紆徐不過先與分剖明白耳凡處事見解要敏捷議論要從容其嘗三復此文不法乎也

杜註傳言知罃之賢可見此節以如實出已爲

古制公爲大國侯伯爲次國子男爲小國

下當其下大夫上下如是古之制也衞在晉不得爲次國晉爲盟主其將先之丙午盟晉丁未盟衞禮也今春秋時以強弱爲大小衞雖侯爵猶小國也不得與晉爲次國晉又主盟中夏故先晉可也

傳言得小大先後之禮也

三年

賈人不敢貪功尚未歸晉之先

荀罃之在楚也鄭賈音古人有將寘音至諸褚中呂反鄭國之賈人貿易於楚者有意欲藏寘知罃於褚絮中以出於楚而送歸於晉

主起從荀罃之在楚徒
以來以賈人之適齊
作結以賈人之賢益見
罃之賢耳賈人不敢以
虛爲實而罃則直以
待虛兩實字正相應當
時小人不敢厚誣君子
今則君子往往厚誣小
人也可勝慨哉

中以出。

書罃以禮

既謀之。未行。

既與知罃謀定尚未行

而楚人歸之。賈人如

適楚共王竟歸知罃於晉

晉。荀罃視之。如實出己。賈人曰。吾無其

如往也

功。敢有其實乎。

遂更往來貿易國貿易

遂適齊。

定王二十年

四年

杞襄公卒子費立是爲悼公

命在諸侯寫盡伯國彼
倆與寄生木母相似語
意新警爲千載坐大者
頂門一針
○諸侯之命存亡本在
晉侯今而曰晉侯之命
在諸侯語妙意妙而筆
尤妙

夏。公如晉。晉侯見公。不敬。季文子曰。晉侯必不免乎。言不得善終○秋。公至自晉。禮節簡慢

夏公如晉。晉侯見公。不敬。季文子曰。晉侯必不免乎。言不得善終○秋。公至自晉。禮節簡慢

秋。公至自晉。晉欲求成于楚而叛晉。季文子曰。晉侯必不免乎。言不得善終○秋。公至自晉。禮節簡慢

秋。公至自晉。晉欲求成于楚而叛晉。季文子曰。晉侯必不免乎。言不得善終○秋。公至自晉。禮節簡慢

命者不易保也
受天命之
敬之
敬之
敬之
敬之

去声
哉。夫晉侯之命在諸侯。諸侯矣。可不敬乎。○

哉。夫晉侯之命在諸侯。諸侯矣。可不敬乎。○

成公以晉侯相見不敬故欲叛晉從楚

成公以晉侯相見不敬故欲叛晉從楚

之即爲諸侯盟主矣

之即爲諸侯盟主矣

違天命乎

違天命乎

可不敬以

可不敬以

天命靡常受其

天命靡常受其

道甚顯明也思語助辭

道甚顯明也思語助辭

言人君不可不敬者以天

言人君不可不敬者以天

言畏戒厥德以干寧王

言畏戒厥德以干寧王

言不得善終

言不得善終

敬之篇

敬之篇

必不免乎。言不得善終○秋。公至自晉。禮節簡慢

必不免乎。言不得善終○秋。公至自晉。禮節簡慢

夏。公如晉。晉侯見公。不敬。季文子曰。晉侯必不免乎。言不得善終○秋。公至自晉。禮節簡慢

晉未可叛有三意然以
邇我爲主故論楚只反
復以非我族類爲言雖
大二字包得睦聽二意
前以睦聽二意包邇我
在中後以非族包睦聽
在中國圖讀去總不見
得耳

邇於我者

曰不可晉雖無道未可叛也國大臣睦而

又近於我者

諸侯聽其命

雖以不可以不敬

敬待我

而遂叛之

其國強大

其臣和睦

之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楚雖大非吾族

其肯字

愛我乎

也其肯字於我乎公從之

或公乃止從

楚叛晉之意

（按）兩傳可以合讀命在諸侯者不敬必致人叛如仍從不敬者之猶我族類之爲邇也老成見到之言持重之論終有分寸決不拘泥小節而廢大義也欲修身齊家者可不

天雨流芳

叛而從非我族類則不

冬十一月己酉天王崩子簡王夷立

梁山 在馮翊夏陽今陝西韓城縣屬同州府

按此篇不是傳梁山崩只因重人一段至論爲伯宗諱得停當不差焉得不傾心拜服寫重人之賢正所以形伯宗之賢也而梁山之所由崩亦不待傳而自明矣

杞悼公元年

定王二十一年

五年

梁山即大雅云奕奕梁山杜註云記異也范云梁山晉之望也不言晉者名山大澤不以封也

梁山崩

傳驛也如今之遞鋪晉景公欲伯宗速來問以山崩之故故以傳車召之

梁山崩。晉侯以傳[illegible]反召伯宗。伯宗辟音避重。

伯宗既行適有重載之車遮道故伯宗辟之使退也爾重車須避我傳車無阻我行路

曰辟音避傳。重人曰待我不如捷之速也。問

載重車者曰君俟我退車而避汝車重遲動甚難汝不如取捷徑而行之爲速也

伯宗見其言近理問其爲何處人重人答曰我乃絳邑之人也

絳晉之所都伯宗又問近日絳邑有何事

重人答言梁山忽崩

其所。曰絳人也。問絳事焉。曰梁山崩。將行

唐錫周曰一邊不知晉侯爲何事而召一邊不知乘傳而來者是伯宗便生出無限妙景

愚謂問絳事作不知而問可作知而故問亦可雖伯宗君之何作不知而答可作知而故答亦可一箇因不如捷之速語生情一箇因避傳語生情寫伯宗御有十分驚怪寫重人到見得全不要緊兩箇君之何問得急答得緩妙筆傳神

王或庵云一結餘勁所以明作偽之由亦以束通篇之勢

（晉君將召伯宗而與之謀商其事蓋重人不知所問者即伯宗也　伯宗又問梁山崩將何以處之　重人答曰　山以土壤朽壞故致崩倒）伯宗謀之問將若之何。曰。山有朽壤而崩。（人亦無如之何）可若何。國（國之主境內名山大川也）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爲（去声）之（苟山川遇有變異其國君爲之不舉盛饌）不舉。降（不衣盛服）服。乘縵（乘縵車無繰飾者）（莫半反）。徹樂（屏去音樂）。出次（出舍於郊以次宿）。祝幣。史辭（命祝官陳幣帛命史官撰自責之辭）。以禮焉（山川之神）。其如此而已（其所謀不過如此而已）。雖伯宗若之何（雖召伯宗而謀之伯宗亦莫如之何）。伯宗請見（音現）之（伯宗賢其言欲重人同入見公）不可（重人不肯見）。遂以告而從之（伯宗遂以重人之言告景公景公從而行之）。

簡王元年

六年 鄭悼公卒弟琿立是爲成公

冬季孫行父如晉 晉都絳邑其後徙去之後新田亦號絳邑故謂此爲故絳

晉人謀去故絳諸大夫皆曰。必居郇音旬瑕 言必欲遷于郇瑕之地始利

氏之地。沃饒而近盬。音古國利君樂。音洛不可失 郇瑕地沃衍其俗富饒且近盬 盬之地解州鹽池是也 民富則國享其利 國利則君享其樂 必欲遷此

也韓獻子將去声新中軍。且爲僕大夫。 韓厥也九年晉作六軍獻子將新中軍兼大僕之職

郇瑕 古國名河東解縣西北有郇城

國利君樂四字是綱後文俱從此發議

諸大夫既以利爲樂獻子另就水土上分別出利不利而沃饒近盬八以利爲樂者彼獨以利爲不樂是一篇串講文字咀嚼云沃饒近盬不過是貨利土厚水深方是地利只從教直以義爲利矣論最明透也

從郇瑕氏之土薄水淺陪出新田之土厚水深來是以注形容

新田平陽絳邑縣是今屬山西平陽府

景公揖獻子而入獻子欲進計乃從公而入立於路寢之庭○正義曰爲僕大夫則君之親臣故獨從公而入也

而入。獻子從。公立於寢庭。謂獻子曰。何如。景公以諸大夫言問否問獻子

獻子對曰郇瑕地不可遷

對曰。不可。郇瑕氏土薄水淺。其垢穢之惡易見其惡易去声覯。

惡易見民多愁苦民既愁苦則愈困於下墊狹隘

易覯則民愁。民愁則墊丁念反隘。於賣反於是乎有

以其墊隘故多患沈溺之濕疾與四肢浮腫之疾不如遷徙於新田之地

沈音成溺重膇直偽反之疾。不如新田。土厚水深。

居者不致疾病汾水出太原經絳北西南入河澮水出平陽絳縣南西入汾二水下流其垢穢之惡去且其民質

居之不疾。有汾扶云反澮古外反以流其惡。且民從

文從新田之民從教陪出郇瑕氏之驕佚云云來于以客形主賓主雜沓掌韋正正中有六門五花之妙

在晉諸大夫所謂利且樂者在沃饒而近盬而不知郇瑕氏之地不利不樂正在此蓋近盬則地勢卑濕居之有疾不如高燥者之無疾病可廣沃饒則民俗奢淫爭逐於末不如從教者之不近寶可恃文先破郇瑕近盬之不樂利陪出新田土厚水深之樂利隨將新田民從教之樂利引出郇瑕沃饒之不樂利一意析作兩層玲瓏變化令人目眩神迷

性醇樸能從上之教令教。十世之利也。新君創位爲一世言十世者數之小成也夫山澤林盬國之寶也。高阜爲山水止爲澤竹木爲林鹽鹵爲盬四者皆利源所出故爲國之寶國饒則民驕佚。若沃饒而財易得則民必驕侈而放佚近寶。公室乃貧。近寶則民貪財而不務本貧富不等貧者無以輸官富者不可以增稅公室所以貧也不可謂樂。音洛民驕國貧君何樂焉景公聞而從獻子之言公說。音悅從之。夏四月丁丑。晉遷于新田。冬。季文子如晉。賀遷也。賀晉遷都新田也

此篇前敘後議前節案後節斷也起兩行爲三諫伏案同括欲戰爲衆字伏案三人同諫爲善鈞伏案後半一一應轉從衆字生出善字仍從善字合到衆字於左氏議論文字獨爲翻案出新之作

識議高超俱堪俯視一切

六年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晉欒書帥師救鄭卽嬰齊去年從晉盟

楚子重伐鄭。鄭從晉故也。晉欒書救鄭。與楚師遇於繞角。鄭地名楚師還。晉師遂侵蔡。楚公子申公子成以申息申息楚二縣之師救蔡。禦諸桑隧

繞角（故城在河南汝州魯山縣東南）

桑隧（汝南朗陵縣東有桑里在上蔡西南今河南汝寧府確山縣有朗陵故城）

他處必分作三樣說話此特二人同辭如此代筆無聲色臭味可尋也

何榮順承雖克辱甚倒戀不克是非利害語語精到

趙同趙括欲戰請於武子（欒書）。武子將許之知莊子、范文子、韓獻子諫曰。不可。吾來救鄭（是因救鄭而遷怒以戮楚）。楚師去我（楚既還師不與楚校）。吾遂至於此。是遷戮也。戮而不已（若不自止）。又怒楚師。戰必不克（怒敵難當必無戰勝之理）。雖克不令（雖幸而勝名亦不美）。成師以出（六軍悉出故曰成師）。而敗楚之二縣（二縣謂申息之師）。何榮之有焉（以大勝小不足為榮）。若不能敗。

上文只點同括欲戰故
特抽此筆開出下半篇
文字接落最緊健有力
如上敘下議中間作一
關棙以轉筆爲提筆起
戶之有樞刻範

爲辱已甚。不如還也。乃遂還。於是軍帥之
欲戰者罷。
是以濟事。
或謂縗武子
曰。聖人與衆同欲。
子盍從衆。
子爲大政。將酌於民
乎。
卿佐三軍之
謂武子爲
中軍元帥
酌取民心
以爲政
知范韓
三人、

以衆爲衆則三人不敵
十一人以善爲衆則
卿爲主餘子碌碌不足
數矣論事際論理甚奇

已欲戰者。可謂衆矣。而
者也。子之佐一人。其
不欲戰者。三人而
若一人言善、
言凶則當從二人
人
從一

鍾伯敬曰看眾字高評可分千古國是

言所見皆同善鈞等如天下至善之理人心同然故曰眾主
卜師以為眾而從之

人眾故也武子曰善鈞從眾夫善眾之主

三卿皆晉之賢人所見皆同可謂眾

也三卿為主可謂眾矣從之不亦可乎

汪氏克寬曰此年作欒書侵鄭今考明年楚復伐鄭而諸侯又救鄭則非侵鄭明矣然此書欒書帥師救鄭不一年又書欒書帥師伐鄭書救以著其恤與國之善書伐以著其虐與國之惡使晉能修其德政以懷鄭使之不叛助之守禦以保鄭而使之不至於叛則為盡善矣

敍議斷三者史家之準繩或分用或兼用若議其所敍而即斷其所議則此篇殊屬創調也引詩不弔卻將無弔先透一筆結句不亡即繫從吾已說落議斷兩用而

簡王二年 鄭成公元年

七年

吳姬姓子爵泰伯[illegible]於荊蠻無後使仲雍嗣之封於吳鄭嬴姓國子爵少昊氏之後〇吳始入伐中國

吳伐郯音談

郯人逆與吳和

春吳伐郯。郯成。季文子曰。中國不振旅。中國諸侯不能振作軍旅 蠻夷入伐。以致蠻夷之國侵伐中夏 而莫之或恤。中國諸侯莫敢恤而相救 無弔者也夫。其所以侵伐中夏者以中夏不相弔者也 詩曰。小雅南山之篇 不弔昊戶老反天。詩刺在上者不能恤下民故呼昊天以告之 亂靡有定。天下之亂無有安定之時 其此之謂乎。其此吳伐郯之謂乎 有上不今中國上有霸主不相弔恤

晉法濟成要之先戮後斷只以中段議論爲主而已

荊楚自莊公九年始入蔡漸次濮陵中夏屢矣魯亦嘗聘楚服楚矣季文子自是始發變夷入伐之嘆何也蓋楚猶遠於中而吳則較近於晉且是以曰吾亡無日矣

吳

武王封太伯仲雍之後于荊蠻爲吳之君

七年

楚圍宋

四年

吳入州來

在宣十

州來楚邑今江南鳳陽府壽州潛下蔡縣即今鳳

郡晴改蘇州宋置平江郡陞平江府元改路明曰蘇州府今仍之

淮南下蔡縣是也林氏曰吳楚之交兵不書至是始書者傳曰是以始大通吳於上國晉人爲之也

申呂楚二邑子重請分二邑之田以自賞

申呂皆楚所滅之國

如是。斯不亡矣。

之道如此

斯滅亡矣

甲。其誰不受亂。吾亡無日矣。君子曰知懼

則中國共誰不受蠻夷之伐者眞亂靡有定也

如此則我魯之亡亦不知何日矣

伐鄭而知恐懼修省

楚圍之役。師還。子重請取於申呂以爲

臺縣

此敘巫臣報楚通吳事
凡作三截讀分室以上
作結怨使晉以下敘修
怨中間自晉還書乃承
上起下一篇之眼
篇都用一氣接連法最
生動有神致

【邑】

括地志故呂國在鄧州南陽縣西今南陽縣屬河南南陽府

因以莊王爲邑許之

賞田王許之。申公巫臣曰。不可。此申呂所以邑也。

是以有以禦北方。若子重取之。是無以禦晉必出此而侵及楚之漢地

以邑也。王以爲賦。以御北方。若子重取之。是無以禦晉。王乃止。子重是以怨巫臣。而取夏姬。遂逃于晉。

不以申呂之邑賞子重

上聲音公

巫臣勸子反曰是不祥人也不可取而巫臣又自聘於鄭

以行子反。子反取貢。亦怨之。及共王即位。子重子

申公楚申邑之尹巫臣卽屈巫

歸於己

二邑無則申呂賴以成邑也

此田乃申呂所

〇小小嫌隙何必報仇慘毒至此巫臣遺二子書乃人情不得不然之勢使二子猶能悔悟自責巫臣亦未必不顧舊來奈何子重子反徒自逞其暴戾恣睢之氣以俯覘天下也何哉惜乎共王既知幣錮之無益胡又不知分室之釀禍也豈天亦有意強吳以弱楚特假手於巫臣歟自晉遺書只三四語而怨毒憤盈直寫出切齒腐心神理來

反殺巫臣之族子閻（音鹽）子蕩及清尹弗忌（三人皆巫臣之族）及襄老之子黑要。（一遙反）（以夏姬故並黑要）而分其室子重取子閻之室（先將二子合寫一筆）使沈尹與王子罷（音疲下同）分子蕩之室。（又將二子分寫兩筆）子反取黑要與清尹之室。（子重子反）（又總寫二子及巫臣一筆）巫臣自晉遺（唯季反）二子書曰。爾以讒慝貪惏（力含反）事君。（讒慝指其譖言貪惏指其分室）而多殺（而又殺巫臣之族）

韓友一曰此時晉強吳弱惟吳可以弊楚申公乃實有所見故舍巳伯之晉而教未離混沌之吳也申公謀之于前伍員繼之于後皆以報其積怨而楚幾亡皆楚人爲之亦楚之君臣自造之也

以下細細摹寫一氣急讀儼有數萬甲兵跳躍紙上

連寫三教字三伐字三奔命字皆是極寫巫臣怨毒無所不至眞傳神

我必使汝二人疲勞於
奔走救邊之急以死
○罷音疲
巫臣請於晉君
欲出使於吳

不辜。余必使爾罷於奔命以死。巫臣請使

景侯
許之
吳子壽夢喜
悅晉使之來
吳晉於是通
好先是吳自

去声
於吳。晉侯許之。吳子壽夢說音悅之。乃通

安於固陋不與中國通至是巫
臣欲借吳困楚乃適吳於晉
司馬法百人爲卒二十五人爲兩車九乘爲小
偏十五乘爲大偏蓋留九乘車及一兩二十五

吳于晉。以兩之一卒。適吳。舍音赦偏兩之一

人與吳介
吳習之
射御車乘戰陳先是吳
吳未嘗有故巫臣教之
吳嘗屬楚
故巫臣教

焉。與其射御。教吳乘車。教之戰陳。直覲反教之

之叛
楚
狐庸巫
臣之子

叛楚。寘音至其子狐庸焉。使爲行人於吳。吳

七奔命結過罷於奔命本旨下文趁勢結通吳一筆亦所以完下半篇之主腦也而楚之奔命無已時矣寫得筆有餘酣妙甚

本爲吳入州來作傳宜以吳爲主然通吳始大全係巫臣謂度故除前半原敘外後半起訖着筆通吳還題正位中間將本題一點以清眉目而通體貫穿總以巫臣爲線索左氏錯經合與賓主互用之法至此文而脫化盡矣

始伐楚伐巢巢徐皆楚屬國伐徐。子重奔命救巢徐也。馬陵之會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馬陵衞地。吳入州來。子重自鄭[illegible]伐鄭兩奔命。子重子反。於是乎吳入一歲之閒七爲楚害故二子凡七奔命一歲七奔命。蠻夷屬於楚者。吳盡取之取以屬己。是以始大通吳於上國上國中夏之國也。

王或庵曰前半詳錄後半精雄敘楚所由衰不可不詳然不錄或失之冗敘吳所由興不可不雄然不精則失之肆此文可謂兼矣

周聘侯曰荆楚薦食上國齊桓晉文且無如之何一巫臣足以病之有餘者用是知怨毒之於人烈也小小仇隙而荼毒若此人安得不致死以報我遺二子

吳楚閒小國廬江六縣有居巢城今江南廬州府巢湖卽古居巢城陷處

徐

嬴姓國今江南鳳陽府泗州北八十里有徐偃王城

簡王三年

胡傳汝陽之田本魯田也魯人恃大國之威以兵力脅齊得其故地而不正疆理於天王則取之不以其道也郤克蹶地齊既從之令復有命俾歸諸魯則歸之不以其道也而齊人貪得晉有二命寧也列卿無所諫止皆罪也來言者緩

書至今讀之猶有餘憤前敍結怨後敍報怨慘到極處亦快到極處

晉

八年

晉侯使韓穿來言汝陽之田歸之于齊

魯復歸此山於齊

汝陽本魯地爲齊所取二年晉伐齊齊服事晉故晉使人來歸汝陽之田今齊服事晉故晉使人來歸汝陽之田歸之于齊。

爲國以禮者何憚於遵而魯侯微弱遂以歸齊而不能保罪亦見矣

此篇三層作兩截讀前段正論其事以二命句爲主後段兩引詩一是跟今有二命作申說一是跟長有諸侯作掉尾相承一片極正之理極婉之辭章法呼應又極完密至文也

上截已極言二命之失然終未甚痛切忽拈詩二三其德反反復復批駁盡情此是一層翻作兩層法唯前半善晢故轉令後半出色耳

季文子餞之。（餞之飲之酒以送行也）私焉曰。（私與韓穿言之曰）大國制義以爲盟主（言大國凡事制合宜之義以爲諸侯盟主　○從義引起信）

是以諸侯（○提出諸侯爲立言之主）懷德畏討。無有貳心。（不敢有攜貳之心）謂汶陽之（二年晉君謂汶陽之田爲齊所取者）

田敝邑之舊也。（本魯之舊地也　○[illegible]謂字四請成案劃然）而用師於齊。（晉君心懷不服於是伐齊而敗齊師於鞌）使歸諸敝邑。（齊人求成晉遂使齊歸我魯舊地）

今有二命。（今晉君復使[illegible]我魯曰仍歸其田于齊　○二命是罪案）曰歸諸齊。信以行義。（夫言必有信然後可以行其大義）義以成命。（信而合義然後可以成就君命）

小國所望而懷也。（大國有信有義則小國之所仰望而懷服也）信不可知。（令既予而復奪是言已不信矣）義無所立。（信不合義而命亦無能成立矣）四

提出前言使其反而自愧亦方令二命有根也

只一二三其德凡作三番皴弄句法一倒一順又一倒鬆快無比既以兩二三相接又以兩霸主相接生姿作態絕世文情

末引詩本不與上平對然亦重遠猶字作攧皴與上節相配上節筆意亦得此伴說更濃兜褁前半又極圓足熟此免於枯筆渴墨之苦

首尾兩私字見不爲晉諒全爲晉謀也

使四方諸侯聞之無不以爲失所留皆解體而叛離也方諸侯。反不一其所行乃有他志其誰不解體。丈夫所行之而二三事無窮極其德也詩曰。衛風氓蚩篇女也不爽。婦人作詩以怨丈夫言婦人事夫不敢過差爽差也而丈夫士二

其行。叶杭士也罔極。二三其德。自篡之戰至此首尾七年七年之中。一

始則取田歸魯其二三也孰甚焉文子今復奪而歸齊引詩以士喻晉也以上人之一身二三其德其婦人猶有怨心而致喪失其

予一奪。二三孰甚焉。士之二三。猶喪去声妃

伉儷之配耦何況晉爲諸侯之霸主者以用也

音配耦。而況霸主。霸主將德是以。而二三之。

引詩反復以盡二命之罪再應諸侯大雅板篇猶圖也言王者圖謀不遠餘諫也言用大道以諫之

何以長有諸侯乎。詩曰。猶之未遠。是用大

按合觀全篇局勢前以制義無貳大綱一總提起疾引出歸田一命之非見晉實有過矣又將無信剔醒不義諸侯之貳晉自取之也田不可復歸正面已完若再從信義上翻駁便瑣屑厭聽矣妙想到士女之詩作比喻仍復正喻兩兩夾寫跌出諸侯使大國制義道理更有榜樣則田信不可復歸矣此兩層議論通體響亮似乎可以完局詎又從私字上生波作態引詩為證將歸田之是非只作隱躍躊躇而已眞詞令之極雄健簡暴者時文撒行局勢倣此主司未有

簡。行父懼晉之不遠猶。而失諸侯也。是以

文子言我懼晉君之不肯遠謀由此而遂使諸侯皆失望而解體也

三應諸侯前猶婉轉此便直截

我是以敢私與子言之

按歸汶陽之田諸侯果貳於晉晉侯懼明年會諸侯于蒲以尋馬陵之盟則文子之言驗矣

敢私言之。

王或庵曰詞令之要一曰折以理一曰動以情一曰懼以勢理有是非權指其是非而彼自屈情有順逆權指其順逆而彼又屈勢有利害深明其利害而彼又屈三者互相為用而究其歸有不屈之以勢者晉之二命是非順逆不待智者後辨彼豈不知理與情之所在竟行之晉者顧以勢耳吾折以信義之理動以二三之德彼猶不顧而懼以失諸侯之勢有不屈乎此文子立言之旨所在即文章筋節所在故先提出諸侯下分三層應轉層層俱從理情說到勢一層緊一層句句筋節節節合榫穿悅首捲舌無言可答眞詞令妙品但使當日不應晉命竟以此言折之彼有何辭惜其柔懦依違不能自立而徒私為此言也假令子產當晉豈肯若是噫子產有辭鄭國賴之觀一私字左氏之微詞見矣

不擊節稱快者

有提筆便見同括之死
是冤獄即不啻併欒成
宣郤又着欒郤一筆知
此時措辭亦大費周折
分韓厥妙在不言同括
受冤而但言成宣不可
無後又看他借賓形主
輕輕將豈無辟王一跌
便令原屏一邊躍然意
表眞如啗哀家梨鬆快
無比而運筆亦頓宕多
姿

原同屏括皆趙衰之子○胡傳云同括無罪爲莊姬所譖而欒郤害之也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以見晉之失政刑矣

八年

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莊姬趙盾之子朔之妻也與趙嬰通嬰趙盾同括之弟也五年同括怒其淫姪婦遂放逐嬰於齊姬因是怨恨二子譖二子於景公之前

晉莊姬爲去声趙嬰之亡故。譖之於晉侯曰原即同屏即括將欲作亂於國也

原屏步丁反將爲亂欒郤爲徵。欒郤二氏可以爲徵徵謂此時二氏亦惡同括六月晉討趙同

趙括。武從姬氏畜于公宮。武趙朔之子姬所生也姬晉成公女故武從之畜於宮中也以其田與祁奚。滅趙氏以趙氏之田與大夫祁奚

韓厥言於晉侯曰。成季之勳。成季趙衰也宣孟之忠。宣孟趙盾也而

據史記下宮之難發昔
屠岸賈此則趙姬自作
之隱矣若非韓厥趙氏
其不血食也夫

今滅之而
不立其後
民爲戒而恐懼矣

無後。上聲爲善。上聲者其懼矣。三代之令王皆數
皆傳世至數百年
長保上天之福祿者
商湯周文武
而亦能保守勿失
者嗣其位

百年保天之祿。大豈無辟音僻王。賴前哲以
以免上天
赦宥也
篇

兎也。周書曰。不敢侮鰥寡。所以明德也。乃
景公乃立趙氏
賜祁奚之田復歸趙氏以所
無侮鰥寡
所以益明其
盛德也
厥欲景公恤趙孤意

立武而反其邑焉

明是頹敗不堪而主人方訑訑自若也于是替他發急接連幾轉指點利害機警非常此無他莒城近楚唯恐其為仇得耳故咨嗟而丁寧之

按與渠邱公立於池上此句文義必有闕誤蓋渠邱莒邑名公即莒子也如何可以聯得

八年

晉侯使巫臣如吳

晉侯使巫臣如吳。假道（陶上声）于莒。與渠邱公立於池上。（渠邱公莒子朱也池上城池也渠邱邑名）曰城已惡。（巳猶太也惡不堅也）莒子曰。辟（音僻）陋在夷。（言我莒偏僻固陋而處於蠻夷之地）其孰以我為虞。（誰有思併我國之圖虞度也）對曰。夫狡焉思啟封疆以利社稷者。（言狡猾之人思欲開啟其封域疆土以利益本國之社稷）何國蔑有。（如此之心何國無有）唯然。故多大國（唯其有此心所以強陵弱衆陵寡而大國日多矣）

兩唯字影相呼應有刻不可綴光其

勤字先君字起訖兩遍只用一順一倒筆法兩賦詩以五章卒章相對而一出一入照應井井小文亦審密乃爾

今莒亦當虞夫或有狡焉思啓封疆者或有縱其暴虐以浮掠者而設備之

矣。唯。或思或縱也。勇夫重平声閉。況國乎。

匹夫之勇而且重闗以待暴客況一國之大乎

簡王四年

九年

齊頃公卒子環立是爲靈公

伯姬歸嫁于宋已三月矣又使大夫隨加聘問謂之致女所以致成婦禮篤昏姻之好

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

文子致女而歸復命成公以享禮勞之

夏季文子如宋致女。復命。公享之。賦韓奕

詩大雅韓奕之五章言蹶父嫁女于韓侯爲女相度所居無如韓之可樂文子賦此章者以喻成公有蹶父之德宋公如韓侯宋土如韓樂

之五章。穆姜出于房。再拜曰。大夫勤辱。不

穆姜伯姬之母聞文子賦詩乃自房中出而再拜以謝

先君嗣君未亡人接連
三層亦自打點周到不
費辭仍迴復先君一筆
作轉束簡古無雙

摹寫愛女神情栩栩欲
活

此篇亦前敘後斷格

忘先君以及嗣君。

言文子勤勞辱往宋國是不忘先君宣公以及嗣君成公蓋伯姬宣公之女也

施。

言異

及未亡人。

凡婦人夫死自稱爲未亡人

有望之重勤。

言得亡意

章而出。

此風緣衣篇卒章有我思古人實獲我心以喻文子大夫之重勤

歌拜大夫之重勤。又賦綠衣之卒

言先君亦望文子之若此也

晉侯以禮釋之。

楚囚

九年

七年楚子重伐鄭鄭人四郎公鍾儀獻諸晉晉以禮釋之是以禮釋之

晉侯觀於軍府。見鍾儀。問之。曰。南冠而縶

南冠楚冠也縶拘囚也

天雨流芳

晉自歸田盟貳以來有自危之心欲與楚求成苦無機會因想到鍾儀可通線索故軍府有意而觀南冠有意而問遽脫而弔之何其親也急欲問王不好突然遽遽問其族又問其能且使之琴而後問王道其自謝不知而固問之意可想也范文子尤是心領神會便極口稱贊極力慫慂竟使合晉楚之成和盤托出矣文於前半逐步細寫後半一氣直接前則文情極濃後則文氣極厚合之如層巒叠嶂非復一覽可盡是爲奇文大文

者誰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稅稅解放也吐活反之。召景公又召而弔慰之而弔之。再拜稽首鍾儀再拜謝。問其族。景公問其世族何官對曰。泠泠人樂官也力了反人也。公曰。能樂乎言汝亦能樂乎。對曰。先父之職官也。鍾儀言我既世世爲泠人之職敢有二事即當守職更別學他事。使與之琴公使以琴與鍾儀。操南音楚在南方故鼓操南方之音。公曰。君王何如問楚君爲人何如。對曰。非小人之所得知也言我泠官小人也不足以知君王之德。固問之景公堅執問之。對

大雨流芳

不言爲君反言爲大子不言用人行政反言敬師保妙甚

上半凡五層下半併一層刪一層而於二層中卻分兩層三番複說便化作十二層愈整愈變不見其板但見其活

言我其王爲大子之時有師保奉而教訓之嬰齊令尹子重名側司馬子反名朝則適子重之所

其爲大子也。師保奉上声之以朝于嬰齊而

夕則適子反之所蓋我之所親見而言其能尊敬師保也豈不知其他事景公以鍾儀問對之事非士變

夕于側也。不知其他也。公語去声范文子。文子

總斷一筆對前小人是不違背祖父之本業也

曰。楚囚君子也。言稱先職。不背本也。樂操

是不遺亡生長之舊俗也捨其君之近事而遠稱其少時以示性所自然是不私其君也直斥子重子反二卿之名

土風。不忘舊也。稱大子。抑無私也。名其二

以對是尊晉君也有親親之仁也有安土之信也

卿。尊君也。不背本。仁也。不忘舊。信也。無私。

全神注此一結將君心事一語道出

按晉侯鍾儀文子三人所言雖各不侔而求成意旨三人俱已猜透只在語言中隱躍頭餘地以作轉身計耳

有盡己之忠也

忠也。尊君。敏也。仁以接事。信以守之。思以成之。敏行之。事雖大。必濟。君盍歸之。使

有臨事之敏也

既有愛親之仁以接應事物

而又有步步信以守其事

有無私之思以成就

其事有敏達之智行其事

有成

大事必能有成

勸景公釋歸楚

囚盍何不也

合晉楚之成。公從之。重爲之禮。使歸求成。

鍾儀奉晉命而歸故楚報之

冬。十二月楚使子辰如晉。報鍾儀之使。請修好。去声結成。

此篇亦是前案後斷而斷又分兩層先以無備正結重又引詩極言備之不可已以反結之恰好分應不備備豫兩句其呼應段落有天然之妙

渠邱　莒邑名漢北海安邱縣西康曰古渠邱也晉

九年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楚人入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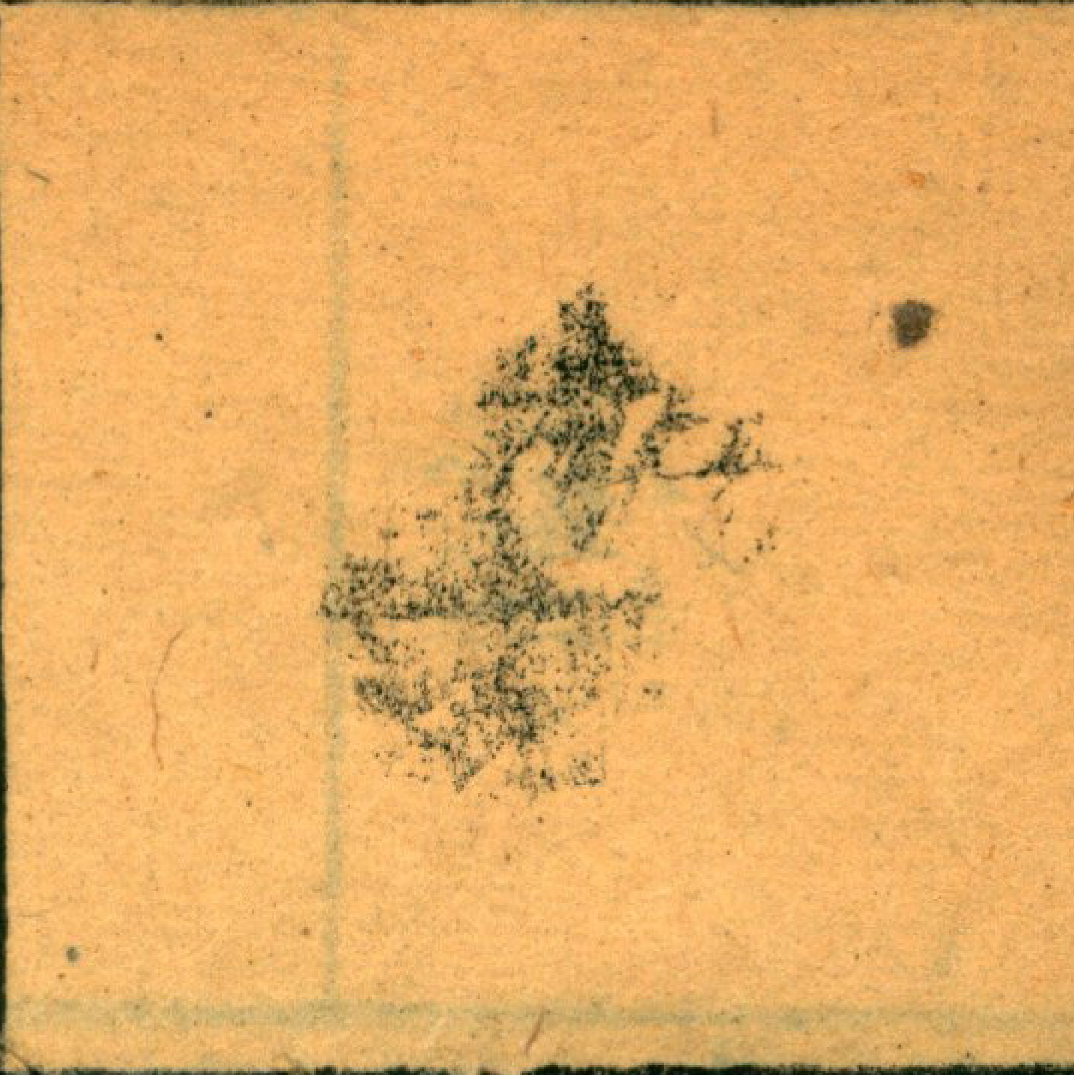
冬。十一月。楚子重自陳伐莒。圍渠邱。渠邱城惡。眾潰。奔莒。戊申。楚入渠邱。莒人囚楚公子平。楚人曰。勿殺。吾歸而俘。言莒勿殺公子平而汝也俘楚所獲之莒人也莒人殺之。竟殺公子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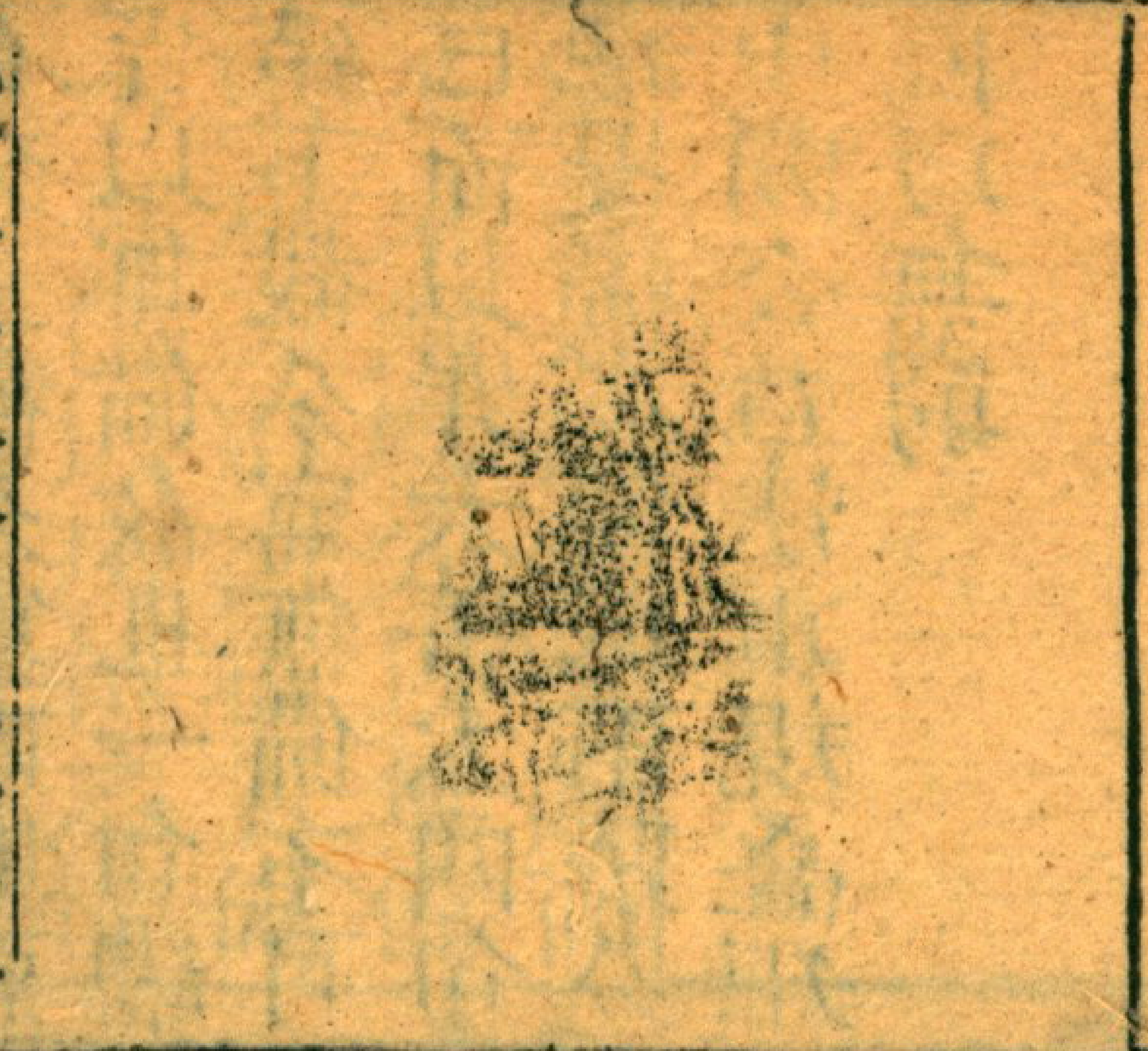
地道記曰安邱有渠邱亭今屬山東青州府〇按此益信渠邱公句之誤

看來上截分寫兩城惡皆以無備故也一句總結下截分寫無備不可已而以罪大善大四句總提聯之便成兩頭分中閉合章法重規疊矩匠巧無窮

楚師圍莒。莒城亦惡。（終巫臣之言）庚申（是月十八日）莒潰。楚遂入鄆。（鄆亦莒邑楚又克而入之）莒（音運）無備故也。君子曰恃陋而不備（恃其辟陋而不設備）罪之大者也（自取滅亡故爲罪大）備豫不虞（不可虞度之謂豫爲之備慮有）善（上声）之大者也（居安思危故爲善大）莒恃其陋而不修城郭。浹（反）辰之間。（浹周匝也辰日也浹辰蓋謂自戊申至庚申周十二日也）而楚克其三都。（渠邱莒鄆三城）無備也夫。詩曰。（逸詩也）雖有絲麻。無棄菅（音姦）蒯（音塊）（絲可以爲帛麻可以爲布菅蒯皆草名言雖有絲麻而菅蒯亦不可棄也）

天雨流芳





此亦類敍格也左氏好奇因夢奇遂以夢成章然裁剪貫串段段有法始也因夢而病繼復病遂為夢未更附以因夢此皆妙以巫醫穿插

雖有姬姜。姬姜皆大國之女言其美也 無棄蕉伐遙反萃。在醉反 蕉萃比賤陋之人言雖有美女亦不可棄賤陋之人 凡百君子。君子在位之人 莫不亦有匱乏之時 須得人承代 代匱。言君之不可以已也。借此言物無精粗美惡皆可蓄之以備不虞

簡王五年 十年 齊靈公元年 晉景公卒子州蒲立是為厲公

丙午。晉侯獳乃侯反卒

晉侯夢大厲。大厲大鬼也 被皮寄反髮及地。搏音博膺而踊。音勇 膺胸也搏擊也踊躍也 以手擊胸而踊躍也

生色並則食新獻麥呼
應在兩頭醫則護筆呼
應在中開而二豎與大
隅相映小臣負公登天
又與壞門請帝相映事
幻而文更奇

一篇凡三寫夢兆看來
以中段爲主夢不可知
而醫實有理前一夢是
引筆末一夢是帶筆構
局最輕重有法

晉侯夢大厲

厲蓋趙氏之祖也八年晉殺
趙同趙括不以罪故曰不義

寢門而入。公懼。入

桑田晉邑名巫以占鬼神

坐。孫不義。余得請於帝矣。

室。又壞戶。

言如蓑。公曰。何如。曰。不

問其吉凶

食新矣。公

疾病求醫于秦。秦伯

使醫緩爲之。未至。公

夢疾爲二豎子。

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

曰。上帝

子。

我已訴於上帝得

請命而雪冤矣

大門及

壞大門。

得請於帝矣。

公覺。召桑

如公所夢。

言公將死不

得食新麥矣

醫人倘

未至晉

彼來治病

必能傷我

秦桓公使醫人名緩者治之

晉侯使醫緩爲之

良醫也

二豎相

謂曰。

醫緩乃

良醫也

以人而論則巫賤而醫貴以理而論則巫短而醫長故巫言如夢醫言亦如夢而詳略遍別以醫當禮而巫可殺也小臣則因其夢而用之亦如其人而用之亦斯已矣傳虛幻事亦煞有針線豈北痴人前說夢耶

相其體製分明以巫裏醫事在中而以醫結之請帝首尾相映成章法如花之有蔕也類敘賓主唯此最整而勻矣

逃之。其一曰。居肓。竟荒之上。竟之下。若我何。

其子

南上肓南也心下爲肓

言我二人當避於心下竟荒之上竟之下若我何

醫至。曰。藥不可爲也。在肓之上。攻之不及。達之不及。藥不能到。不可爲也。公

攻與也言不可以火攻

達鍼也言不可以針達

言厓藥力亦不能到

實不可治地

乃以厚禮待之送歸於秦

曰良。醫也。厚爲之禮而歸之。六月丙午。晉侯欲麥。使甸人獻麥。饋之。

公以醫言與夢合故曰良醫

甸人主治公田者使之獻麥

饋人主治飲食者使之供具

召桑田巫。

召前日占夢之巫

後思想晉侯之疾大概
由膚而轉痺也夢大厲
時是瘧疾發熱耳夢二
豎入腹則轉爲痺矣故
有將食則張之累陷而
辛亦是久瀉則元氣下
陷耳非必陷於厠中也
若云陷厠豈有南面稱
君者而其厠竟不堅固
乎決無是理此愚見想
當然耳未知諸當乎否
只作夢話可也

示而殺之。將食。張。

有一人早晨
負景公以登
天者

晨夢負公以登天。及日中。負晉侯出諸廁。遂以爲殉

因其夢驗遂
以之殉公葬

如廁陷而卒。小臣有

景公死於厠而作夢之小
臣負公出厠與夢相驗

公將食麥
忽然腹脹
身登厠 厠而死

公遂起 竟陷落於
厠而轉痺也夢大厲
公將食麥
示以麥而殺之
忽然腹脹
身登厠 厠而死
公遂起 竟陷落於
厠而卒。小臣有

是一首合傳文字合傳有相似者有相反者有相因者此則兼而有之一生二子而寡一生二子而亡一歸聲伯一歸施氏此相似者也一爲不以爲姒而出一爲不能死亡而行一則婚宦其弟妹一則逆沈其二子此相反者也始也嫁

簡王六年
晉厲公元年

十一年

晉侯使郤犨來聘己丑及郤犨盟

公請受盟故使大夫來臨之止傳只此下皆帶敘

聲伯之母叔肸之妻也不聘無媒禮也

穆姜宣公夫人叔肸宣公母弟

郤犨來聘。且涖盟。聲伯之母不聘。穆姜曰。

昆弟之妻相謂爲姒穆姜嫌其不以聘也

出者逆歸毋家也

吾不以妾爲姒。謂子姒相吏切生聲伯而出之。嫁於

管于奚遂死

以其母仍歸其前夫之子

齊管于奚。生二子而寡。以歸聲伯。聲伯以

施氏繼也奪施氏終也聲施氏其事皆起於聲伯此相因者也以相因而相似以相似而相反左氏見有此事之事遂搆爲屬辭之辭蓋以開心運此妙腕也亦太自喜矣

看來只是因郤犨來聘求婦一節因要其始終而言之上半是追原前事下半是倒挈後事亦以中閒作兩頭背緊也處處不離此法

左翼云不曰叔肸之妻而曰聲伯之母爲後奪施氏婦張本也

其外弟爲大夫。[外弟者管于奚之子聲伯薦爲魯大夫]而嫁其外妹於施孝叔。[外妹管于奚之女施孝叔魯惠公五世孫]郤犨來聘。[來聘于魯]求婦於聲伯。[郤犨爲子求親於聲伯]聲伯奪施氏婦以與之。[聲伯畏郤犨乃奪其已嫁之外妹而與之]婦人曰。[其外妹謂其夫施孝叔曰]鳥獸猶不失儷。[音麗][儷匹耦也言鳥獸尚不肯失其耦何況於人]子將若何。[今他人欲奪我子將若之何]曰。[孝叔答曰]吾不能死亡。[言不與郤犨必已以致死亡之禍]婦人遂行。[遂從郤犨如晉]生二子於郤氏。[郤氏亡在十七年傳言郤犨淫縱所以亡也]郤氏亡。[自此以下皆傳終言施氏婦事非在今年事]晉人歸之施氏。[送歸婦人還施氏]施氏逆諸河。[逆迎也迎婦人于河下]沈其二[施氏遂沈溺其二子]

王或庵曰陡然起不知其何來皆然過不知何往杳然去不知其何終皆文家勝境此傳只敘得邻聾來聘且泣盟之一句即陡起曰聲伯之知之母不聘石破天驚不知其何自來也蓋敘聲伯之用所以敘施氏之婦所以敘施氏之婦所以敘聾之淫注謂傳言邻聾已淫縱所以亡此作者意耳而離奇莫測提筆之妙如此

子。婦人怒曰。已不能庇其仇

今又不能撫字孤子而反沈溺諸河以殺之

又不能人之孤而殺之。將何以終。遂誓

施氏。

遂誓不與施氏爲婦

吳氏澂曰晉景公卒成公旋往奔喪可謂謹於事大矣而晉不禮之止之使送葬以大辱矣送葬畢又不使歸公遂請受盟以明其非試故於三月而後得歸緜及國而邻聾已淫縱所以亡此作者直欲迫公使盟爾○去年公酋晉凡九月而聘夫人以公而敵夫人辱爲何如故聖人沒公不書

圖 芳流雨天

口已音紀又音以

庇蔭也伉儷猶配耦也言孝叔有妻而爲人所奪

怒曰。已不能庇其伉。

儷而亡之。

前不義後不慈爲人如此無以善其終

將何以終。遂誓

郇田 河內懷縣西南有郇人亭 今在河南懷慶府武陟縣

起首一句便是書法晉郤至也而敢與周爭曰以爲吾故不知先有郤而後有周耶抑先有周而後有郤也文開口提出周字諸侯字次排敘司寇文公下及狐陽處之郤氏故乎否乎篇中昔字先字後字字字與敵字對針以王官對吾字以得字對失字而煞以晉侯使郤至勿敢爭想晉在周亦不敢爭現

十一年

晉郤至與周爭郇田不見經

晉郤至與周爭郇郇田溫別邑音侯字林田。王命劉康公單襄公訟諸晉。郤至曰溫吾故也言溫是我郤氏舊邑故不敢失。劉子單子曰昔周克商。使諸侯撫封。使諸侯各撫有其封內之土地蘇忿蘇忿生武王時司寇蘇公也食采于溫生以溫爲司寇與檀伯檀周邑達封于河。溫亦在河內蘇氏即

爾郤氏也是一篇極有機鋒文字

彼以爲故吾卽違與其故以破之持矛刺盾爽愷殺人

檀今在懷慶府

事在僖十年

晉文公

狄又不能於狄而奔衞。襄王勞去声文公而

事在僖二十五年 狐溱陽處先食溫地 後而又後非郤氏故邑可知

賜之溫。狐氏陽氏先處之。而後及子。若治

若欲正其舊所有溫爲王官所守之舊邑 子安得指爲郤氏故物乎 周云可知郤氏之爭晉侯從之

其故則王官之邑也。子安得之。晉侯使郤

至勿敢爭。

左翼周者何天王也不言與周何人爭而云與周爭是欲爭天王之田也以陪臣而與天王爭貪暴已極故王命劉單訟諸晉也周不封晉晉何緣有閻周不賜晉晉何得有溫溫不屬晉郤氏何緣有溫溫則屬晉郤氏亦非先有溫因他一故字故言在周之故與在晉之故以破之其實辨周與溫皆有據郤至

將會令狐先點明會所一筆次于王城不是會所亦遙遙一箇擡頭下河東河西正與令狐王城兩兩相對為下始之不從伏案曰先至曰不肯而秦之無信固不待既歸而知其背耳

屬周不屬晉郤氏不當與爭也周旣以溫賜晉矣豈以郤氏得田在狐陽後而欲復奪以為王官之守乎詞鋒凌厲犀利甚當與詹桓篇異曲同工

十一年

秦晉令狐之會

秦晉交惡不和至是始約為令狐會而講平

秦晉為成將會于令狐晉侯先至焉秦伯秦桓公見晉侯先至遂疑不肯過河不肯涉河次于王城王城秦地使史顆史顆秦大夫若果反盟晉侯于河東晉郤犨盟秦伯于河西范文子士燮曰是

盟也何益齊明所以質信也會所以信之始

質成

約會之地鄧

質信之始

而遂不從

今始約會

成信乎

也始之又不可質乎秦伯歸而背盟成

簡王七年

十年

宋華元

夏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

瑣澤地闕

既善於令尹子重又善於欒武子

左氏云晉楚搆難諸侯皆不得安自范文子倡議禮鍾儀歸使求成子楚羅茷往來通命華元因之克合楚晉之成南北諸侯自是可以息肩無事矣楚以求成在晉無禮食言暴隧武城辛譖鄢陵之敗僅隊其師無克胙國明神其可欺乎盟宋西門不書存中國懲無信也會于瑣澤

（羅茷晉大夫十年聘於楚）

聞楚人既許晉糴（徒弔）茷（音吠又音伐音旆）成而使歸復命矣（羅茷歸復楚許成之命）冬華元如楚遂如晉合晉楚之成。○

宋華元克合晉楚之成。夏五月晉士燮會楚公子罷（音皮）許偃（二人楚大夫）。癸亥盟于宋西門之外。

曰凡晉楚無相加戎好惡同之。同恤菑危（有菑害危難則同心救恤）

而亦不書以其叛服不常故刪之云

有凶荒患害則備力救援

備救凶患。

若諸侯有害楚者晉則興兵伐之

若有害楚。則晉伐之。在晉楚亦如之。

○上四句是同惡下四句是同好

交贄往來。道路無壅。

壅塞也

謀其不協。

諸侯有不協和者則同謀而處之

而討不庭。

有不朝王庭者則聲罪以討之也

有渝此盟。

渝變也晉楚既成鄭者往受命

明神殛之。

殛誅也

俾隊其師。無克胙國。

二國又合諸侯以申好

鄭伯如晉聽成。會于瑣澤。成故也。

以晉楚既成之故○

十二年

晉郤至如楚聘經不書

通篇總寫楚之無禮地縣金奏是無禮之事一矢加遺是無禮之言而言又從事上生出故前一番往復只論事後一番往復便輕帶事重論言亂之道也順收言吾子主也倒收事未以無禮傀侗說而事與言皆在其中凡文有頭緒岐出者不可不熟讀於側注雙承與提渾結之法也

稱驚走的是滿腔恐懼不意倉卒中忽發出滿口恭敬話來其待小人之侮也抑亦有道矣志

晉楚既成好故晉使郤至往楚修聘

晉郤至如楚聘且涖盟楚子享之。子反相司馬子反相禮

方將登堂受享　忽聞地下擊鐘奏樂

鑿地爲室而縣鐘磬焉

去声爲地室而縣音玄焉。郤至將登。金奏作於

郤至不知所以故驚而走　子反邀郤至入曰日已晚矣　我寡君以須待子久矣

下。驚而走出。子反曰。日云莫音暮矣。寡君須

言當入而卒事也　郤至曰　言楚君不忘我晉景公之和好

矣。吾子其入也。賓曰。君不忘先君之好去声

而推施恩惠於我下臣　既賜我以燕享之大禮　又重加以聲樂之完備

施音異及下臣。貺之以大禮。重之以備樂。如

天雨流芳

奈子反一時轉脚不得只好將錯就錯急忙順接客語掉出一矢加遺話來仍是還他一箇戲弄究竟未必有心而執意射王中目之機乃預兆於此矣出言行事之不可不慎重也如斯乎

〇單擒此句得閒而入生出下文無限議論不然則觀止矣卽有餘合亦必勦襲雷同耳奚取焉

設若天福二國之意也天之福。使兩君以和好相見兩君相見。則所備之樂又何以加此何以代此。所以下臣不敢當而走出之此是郤至飾辭以釋其參差下臣不敢。予

反曰。如天之福。兩君相見。言晉楚皆大國不肯相朝惟戰乃相見其相見之時不過以一矢相加遺耳無亦唯是一矢

以相加遺。雖季言若二國以相責之言而以矢加遺焉用樂。安用此備樂也寡君須矣。吾子其入○再復說一遍較前更見函矜宜乎有鄢陵之敗而辱國以隕身也兵戈擾攘此乃禍患之大者豈得謂爲上天之福哉

也。賓曰。若譬之以一矢。夫天下治安之時也一開有法禍之大者。其何福諸侯當王事閒暇之時則相朝見以修私好

之爲。世之治也。諸侯閒音閑於天子之事。則

[illegible]郤至受了地室一驚心下已十分着惱不好發洩原借他一矢相道之非使責他享宴無禮卻又不肯直說爲自己蹈驚走身分只作對祇敲打令子反自知愧悔而已及說到公侯扞城其民便趂勢反覆褒貶直至不可以爲法方住抱滿腔憤恨之氣只隱躍於裝占欬歇開而終不着怒於顏面也辭令之有學有養者

○初看扞城其民句似與上文宴享格不相入細思國君有恭儉慈惠則諸侯相與皆禮讓而

享有體薦設几而不倚爵而不飲肴乾而不食所以訓

相朝也。於是乎有享宴之禮。享以訓共音恭共儉也○乾音干宴有折俎相與共食所以示慈惠也禮在持躬故恭儉所以行禮政在養民故慈惠可以布政

儉。宴以示慈惠。共儉以行禮。而慈惠以布政之所[illegible]吾身之禮而成則民[illegible]和樂而[illegible]養休息也

政。政以禮成。民是以息。百官承事。百官承理朝政國泰民安故但有早朝而無夕見朝徐本作朝旦之朝如是諸侯有享宴以結好鄰國所以扞蔽其民若城然也

而不夕。此公侯之所以扞戶旦反城其民也。故周南兔罝篇赳赳武貌干扞也言赳赳雄武之夫與公侯共捍城其民也及至天下危亂之時

詩曰。赳赳音九武夫。公侯干城。及其亂也。諸

天雨流芳

無征伐百姓得以安居樂業矣政以禮成民是以息禮豈非民之扞城乎蓋郤至欲將子反比作亂世武夫故特尋此故事作轉棙耳然亦費盡打點全得下文將武夫反正駁辨古致歷落庶幾聯絡有情矣若子反無一矢相遺之言則公侯武夫亦贅瘤耳有何趣味

再總一筆合兩詩貫串而意亦透足

侯貪冒。（好財曰貪 盡利曰冒）侵欲不忌。（侵孕嗜慾 無所顧忌）爭尋常以盡其民。（八尺曰尋倍尋曰常言爭尺丈之地以侵伐以盡殺其民○對上民是以息）略其（此以治世之詩以證亂世之事言詩）武夫以爲己腹心股肱爪牙。（略取也取武夫以爲己之腹心股肱爪牙使之侵害鄰國殘虐也）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腹心。（言公侯取武夫以制己之腹心也非取武夫爲己心腹以害鄰國也）（結上兩節之意言天下有道 則公侯能外爲其民人扞禦城郭以禦外患）天下有道。則公侯能爲民干城。（而內有以自制其腹心使嗜慾不滋）而制其腹心。（世亂則反乎制己之腹心者而爲己之腹心以害鄰國也）亂則反之。（則反之之道也）今吾子之言。（郤至言子反一矢相遺之言乃是亂）亂之道也。（舍治道而言亂道誠不可以爲法則）不可以爲法。然吾子。主也。（然今日享禮之事故子反乃主人也）至敢（郤至自稱其名言我敢不從主人之命）

拶無禮二字斷案收結全篇亦不必拘泥前禮樂并言後從禮單遞到樂又從樂單轉到禮從禮單遞到言又從言仍歸到禮諸解

郤至遂入而終享事○收上兩入字

郤至歸以享事及子反之言告之於士燮

不從。遂入卒事。歸以語去声范文子。文子曰

待聘使無禮必至背盟夏五月晉背盟則必至有戰爭

瑣澤之盟曰凡晉楚無相加戎[illegible]事故曰吾死無日矣

○罷音疲下同

無禮必食言。吾死無日矣。夫冬楚公子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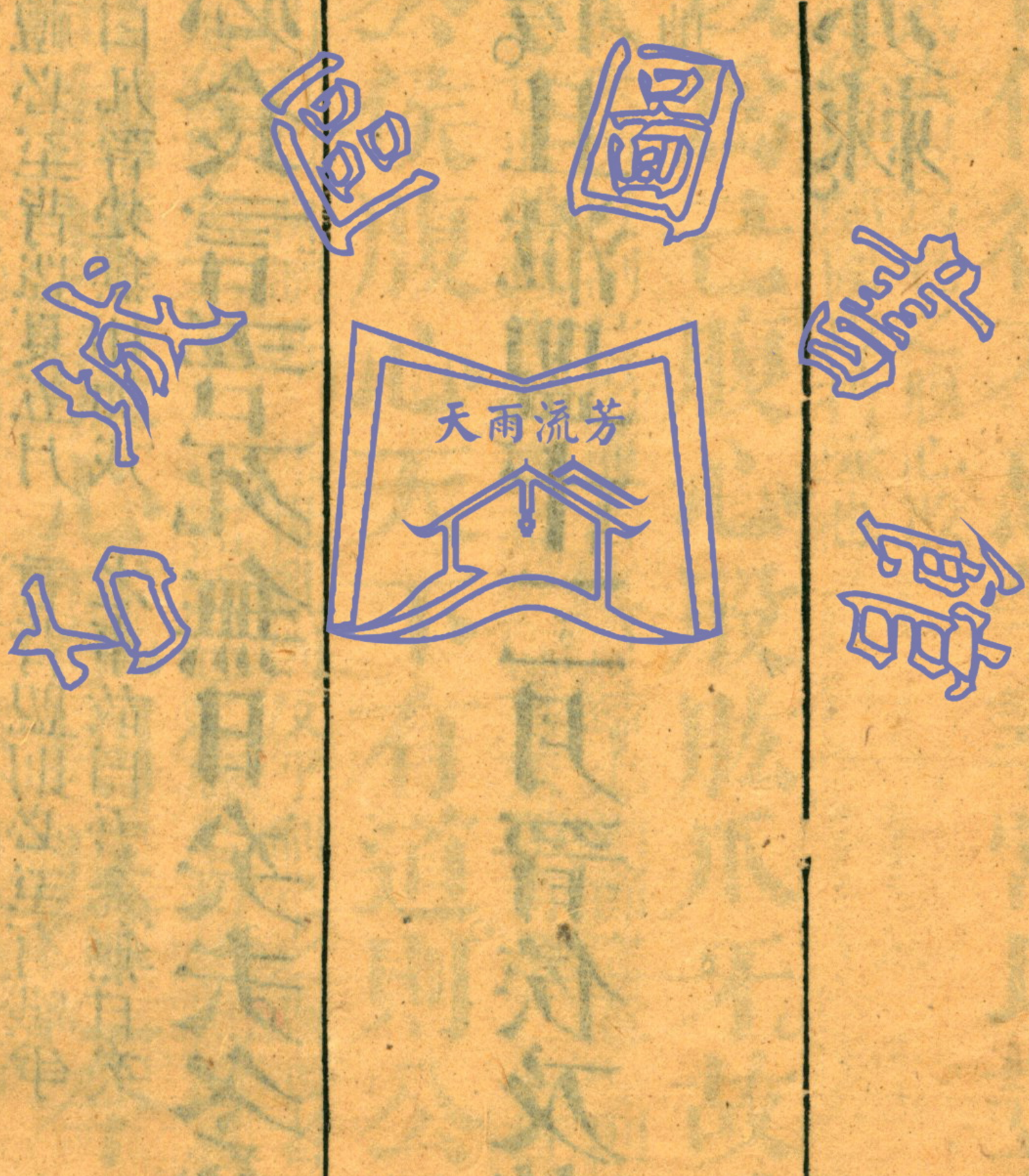
報郤至也

如晉聘。且涖盟。十二月晉侯及楚公子罷

晉地名

盟于赤棘。

新訂左傳快讀卷之九終



天雨流芳